



序

士大夫談漢儒之經學者莫盛於今日孟子在漢藝文志僅列  
儒家儕於諸子爲東京諸大儒尋究所不及趙邠卿始作孟子  
章指又爲作正義者割截不完幸全書別出單行嘗取而讀之  
因及其末篇敘竊意七篇之分不過以卷帙煩重釐而析之揭  
篇首字爲標目如詩雅頌中某什某什云爾趙氏當建安時去  
周秦不遠今觀章指所列其於周室爵祿之班與戴記周官歧  
出最關典章故實之大又於齊梁游轍宣潛伐燕亞聖出處行  
藏之鉅及戰國兵交禍亂之跡皆宜有淵源誦述顧隨文無所  
發明獨于七篇標題之次巧爲穿鑿則無論其書爲孟子自作

與出門弟子追述吾固有以斷其必不然已孟子既爲一家言如後世著書者然其前後次序宜必有條貫比附不僅如論語隨時紀錄無所統繫宋世尊爲四子書義疏迭興由宋元迄今日專從事其學者已不下數十百家然率取便詮解或攷証故事供兔園冊子之用未有舉全書而統彙之者也同年姜子儒山積十數年研窮之力著孟子篇敘一書其取資也博其用心也微述舊聞發新得冥搜默討劈理分肌襲趙氏之名而洗其陋一似畱此篇敘兩言直俟數千百年後始一昌明之者君之功于趙氏不淺而所闡發于此書者亦不少孟子云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讀是書者於以想見當日

濟時行道之本懷與平生往來游處之大凡并及于守先待後大義微言之所寄區區一二象數名物之稽攷特其淺焉者妄不足爲作者重君且以予言爲何如也嘉慶七年六月年姪弟李保泰拜序

序

四子書自漢迄明疏解者不下數十百家而漢趙氏岐專以孟子章句行世顧端註孟子者亦非一種宋張南軒則有孟子解七卷侍講尹焞則有孟子解十四卷俞允文則有尊孟辨五卷尚書王應麟則有孟子考異一卷明郝敬又有孟子說解十四卷隨文詳說十二卷皆逐章逐句參考異同條分縷析而朱子集註或問又標章旨節旨提綱挈領巨細畢該此書已無餘蘊矣余嘗止大梁瞻仰孟子游梁祠未嘗不慨想當時由梁而齊而鄒而滕而魯其七篇中必有按部就班融會而貫通者茲讀同年姜子孺山篇敘一書而恍然更開一生面矣姜子嗜古力

學無書不讀著作盈笥而篇敘一冊尤其所心得者沉潛玩味  
蓋亦有年發前人未發之奇聞先儒未聞之秘雖創論實確論  
也何則就四子書而言之學庸經宋儒論定首尾貫串層次自  
明魯論係門人隨時記載故倫次未甚分曉至孟子乃出自手  
定編輯成書史記不云乎孟子歷游齊梁所如不合退而與萬  
章之徒敘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明徵也今姜子既  
詳著其篇第次類既非如趙氏之僅以篇目聯綴而又按切時  
勢旁引曲證參觀而折衷之以此嘉惠菘林開示後學俾得於  
尋常詮釋中另闢一徑厥功豈淺鮮哉余故樂得而言之旨

嘉慶六年歲次重光作噩仲秋月既望沈步垣拜撰

序

太史公稱孟子與萬章之徒作孟子七篇漢藝文志依七略稱  
孟子十一篇風俗通稱孟子中外十一篇中猶漢儒林傳言中  
文中古文蓋秘閣藏本卽今趙氏章句本其外書四篇曰性善  
辨曰文說曰孝經曰爲正則當時學官本民間行本而趙氏不  
爲之章句者也章句每篇分上下凡十四卷序全書之首曰題  
辭系每章之末曰章指系全書之末曰篇敘篇敘者敘每篇第  
一章相次之義頗近穿鑿不若題辭之醇乎醇而每卷首又各  
有篇敘其題辭明嘉靖監本徑佚去賴常熟毛氏刊汲古閣本  
取以傳又錢氏曾讀書記謂篇敘世罕得見藏書家宜廣其傳

錢氏多善本而猶佚去篇敘若章指與每卷首之篇敘爲宋孫氏割入正義淆混不真賴曲阜孔氏繼涵於乾隆間得真定梁氏影寫宋槧本舉盡心後章指之祇存梓匠輪輿章者悉補其闕刊而行之卽每卷首之篇敘不可復辨而章句全書亦以復還故壁矣離合顯晦之故聖賢心迹存焉非偶然也雖然復柱述聞豈無違闕談理猶易徵事實難予嘗序海寧周氏廣業孟子四考其時地出處考較之逸文異本古注三考尤極典要爲孟子功臣頃姜子孺山出所撰孟子篇敘相示敘序本通然與易序卦之旨異蓋敘其章之所以連與篇雖分而章可合者敘七篇中所見之人還之國敘國之人與事與地以還孟子之生卒年歲出處先後名因其舊知獲其新凡史記古史通鑑之牴牾讀其書論其世知其人視周氏所考時地出處事詳語簡釐然粲然各系之每章之下尤便循覽其他考文辨義舉正名物制度之繁猶其易爲者也梓工旣葺以發凡語意未盡爰述趙氏之書不名註名章句而姜子之篇敘與趙氏不同庶讀者有以考業云嘉慶五年嘉平月十七日南滙吳省欽冲之甫

孟子篇敘凡例

一孟子七篇自趙氏章句後專行朱子集註惟漢唐人解經只逐字逐句解朱子乃逐節逐章解而未嘗合通部章數連屬而貫串之故二千年來未有於孟子言其篇章之次第者然此書是孟子手編則先後位置必非漫然固當尋其按部就班自然秩序之處茲故不揣偶見用測亞聖編纂成書之條理焉

一篇敘二字固本趙氏第趙氏將七篇聯貫一如皇氏論語義疏但以二十篇篇目爲說未免牽強若茲之亦名篇敘者則以七篇分敘而每一篇中又各有敘而亦非如郝

氏論語詳解將四百八十一章一一貫之爲妄揣孔子門人隨得隨論之書也

一敘孟子從上孟敘起蓋梁惠王篇記歷說梁齊鄒滕魯事是將諸君編次並不紊錯公孫丑篇重敘在齊事滕文公篇重敘在滕及梁宋事則又分國限斷絕不陵雜其以力假仁五章不言齊而可決其爲齊者則以全篇皆言齊爲斷且與牽牛章相發其陳代四章不言梁而可決其爲梁者則以周霄言晉國與惠王合且正是惠襄時人自當是孟子遊梁時問答而因可見景春章及陳代彭更章之斷屬類記也

一下孟每篇各自著論俱聯絡貫串離婁篇章次似極散碎然以行仁政兼責君臣而歸本修身直推到君子深造君子存之可見亞聖垂訓固兼事功學術一以貫之非可各章良裂也其中具有綱領支節而或整齊或錯綜且有附見穿插處然其大旨要自一線貫通萬章篇全是論古雖似每章分載而亦以類相次告子篇言性善逐章銜接其下篇皆以闡發性善之旨至敘入居鄒則以見著論之固在居鄒時爾至盡心篇則零文碎語隨手撰記是又冊尾雜敘體裁此爲七篇之大概科段云

一梁惠王之年從竹書而孟子之見在惠改元十五六年



齊宣王之年從大事記而孟子之見在宣二十四年此俱在慎靚王時至後之之宋薛滕魯在赧王時而居鄒時之之任之齊亦在赧王時則湣王時又嘗之齊與宣王時之齊爲兩事而要非如古史兩適齊之說此俱得於本書聯敘處參之

一書中人物趙氏註孟子弟子十四人學于孟子四人而不詳事實蓋無可考也彼以孟仲子爲受業子思高子爲師事子夏揆之年次俱不合至孟季子則南宋以前無孟字故孫疏謂卽季任自後誤加則書中一大舛錯也若其他趙註之僅訓爲齊臣宋臣及人名云云者當亦以無可考缺之至於幸存約畧可以參考者如公孫衍張儀之相梁惠王孟賁烏獲之歸秦武王周霄欲罪犀首宋輕曾屠稷下淳于髡與孟子同游梁齊則決非滑稽傳中人白圭非值魏文侯匡章豈事齊威王誠詳考書中所載諸人之始末而孟子之閱歷可見

一戰國獻赧年間事蹟載在國策史記者如二周分治六國稱王五國擊秦梁入河西薛封靖郭齊之伐燕宋之滅滕秦楚構兵等事宜皆卽其年次以推論孟子之世而三代以前之事蹟凡經前人推勘者亦爲撫入

一每章章指有難拘舊說者如陳代章誤以枉道屬見字

講遂泥定孟子不見諸侯而因以篇首見梁王爲不可解  
不知此章實是見梁王後不肯枉道耳並非斤斤不見也  
知此解而千古癥結一旦釋然又如雪宮章以賢者屬孟  
子爲卿章以齊卿屬王驩等類亦或一字未澈遂覺全體  
難融此俱當按文索義以求其說之是者至全書內分章  
隸篇凡章之先後疊見者要當各有義類非同繁複今亦  
各尋其旨趣之所在

一集註多本舊說然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邑鄉遂用貢  
法都鄙用助法及歷于嫡母孔子操南面之權云云頗多  
沿誤我

國家表章經學嘉惠藝林煌煌

御案有刊正朱註之失者竊敬謹纂入以定經宗

一從來解經流弊每欲自申已說遂至移易篇第變亂章  
次此則經之薄蝕所不敢倣惟是編纂固有指歸而揣測  
豈能脗合蓋溝猶啓生非敢謂千慮之一得也則姑引其  
說而非執其辭用待天下後世之有以教正焉

孟子年表

華亭姜兆猷孺山

四書考異謂明史鶚撰有孟子年表而嘉靖壬子鼎山所刻三  
 遷志則未之載豈別見耶志謂吃緊者在宗系相傳之一脉而  
 於孟子事蹟則頗簡畧殊少辨証竊以孟子一生出處証之本  
 經可見梗概至於年齒即據其家相傳志譜而由其卒歲上溯  
 生年亦可得約畧焉因次為年表所列梁齊鄒宋薛滕任魯以  
 篇中先後為定若燕秦楚韓趙雖非游轍所至而事有相涉者  
 因並次焉

梁 齊 鄒 宋<sub>薛</sub> 滕<sub>任</sub> 魯 燕 秦 楚 韓 趙

烈王武侯威公  
四年擊十因齊  
已酉五年七年  
三年辟兵  
五年共公桓公獻公肅王哀侯成侯

孟子  
生  
鄭都  
年滅  
王元  
自烈

五  
庚戌  
十六  
八  
四  
六  
二  
十四  
十  
六  
四

六  
辛亥  
魏惠  
九  
五  
七  
三  
十五  
十一  
韓懿  
五

七  
壬子  
趙敗  
十  
宋剔  
九  
四  
十六  
楚宣  
二  
六年  
侯元

王崩我涿  
年成元  
夫元  
王良  
二  
六

扁是

為顯

顯王三  
十一  
二  
九  
五  
十七  
二  
三  
七

癸丑我觀  
四  
十二  
三  
十六  
十八  
三  
四  
八

甲寅  
五  
十三  
四  
十七  
十九  
四  
五  
九

乙卯為秦  
十三  
四  
十一  
七  
十九  
四  
五  
九

丙辰徙都  
十四  
五  
十二  
八  
二十  
五  
六  
十

丁巳  
十五  
六  
十三  
九  
二十一  
六  
七  
十一

戊午  
十六  
七  
十四  
十  
二十二  
七  
八  
十二

孟子  
八  
十六  
七  
十三  
九  
二十一  
六  
七  
十一

孟子  
八  
十六  
七  
十三  
九  
二十一  
六  
七  
十一

孟子  
八  
十六  
七  
十三  
九  
二十一  
六  
七  
十一

孟子  
八  
十六  
七  
十三  
九  
二十一  
六  
七  
十一

十歲	九	十七	八	十五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八	十九
己未與秦	戰少	梁虜	我太子	十六燕文秦孝	九年梁元	二年天子致胙	三用商鞅變法令	十二韓昭侯元	十七
庚申	十八	九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辛酉	十一	十九	十	十七	二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壬戌	十二	二十	十一	十八	三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癸亥	十三	二十一	十二	十九	四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三歲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甲子	乙丑	丙寅	丁卯	戊辰	己巳	庚午	辛未	壬申	癸酉
以鼓琴見	封鄒侯	魯衛與趙	宋鄭會平	來朝陸	觴於	范臺	與齊以	會田檀子	於郊盼子
有寶對梁	問齊為寶	有寶對梁	問齊為寶	有寶對梁	問齊為寶	有寶對梁	問齊為寶	有寶對梁	有寶對梁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朝魏	有舉	觴事	朝魏	有舉	觴事	朝魏	有舉	觴事	朝魏
稱鄭	故亦	都鄭	朝魏	稱鄭	故亦	都鄭	朝魏	稱鄭	故亦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元	康公	八	與魏	十六	五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三十	歲								
二十九	齊宣								
二十八	韓召復								
二十七	齊宣								
二十六	魏破								
二十五	魏破								
二十四	魏破								
二十三	魏破								
二十二	魏破								
二十一	魏破								
二十	魏破								
十九	魏破								
十八	魏破								
十七	魏破								
十六	魏破								
十五	魏破								
十四	魏破								
十三	魏破								
十二	魏破								
十一	魏破								
十	魏破								
九	魏破								
八	魏破								
七	魏破								
六	魏破								
五	魏破								
四	魏破								
三	魏破								
二	魏破								
一	魏破								

庚辰 伐韓 召復  
 為齊 田忌  
 敗馬 與孫  
 陵虜 臏擊  
 太子 魏破  
 申之  
 秦商 與趙  
 鞅詐 會伐  
 襲我 魏  
 軍虜  
 公子 乃  
 印乃  
 獻河

封商  
 鞅大  
 良造  
 魏伐  
 我求  
 齊救  
 於

三十	西								
二十九	西								
二十八	西								
二十七	西								
二十六	西								
二十五	西								
二十四	西								
二十三	西								
二十二	西								
二十一	西								
二十	西								
十九	西								
十八	西								
十七	西								
十六	西								
十五	西								
十四	西								
十三	西								
十二	西								
十一	西								
十	西								
九	西								
八	西								
七	西								
六	西								
五	西								
四	西								
三	西								
二	西								
一	西								

癸未  
 甲申  
 乙酉  
 丙戌  
 誤子  
 書孟  
 是年  
 史記  
 州會  
 稱徐  
 齊宣  
 惠與  
 三十四  
 三十六  
 入

蘇秦  
 來說  
 橫不  
 用  
 車裂  
 商君  
 元文  
 惠文  
 三威  
 王二十  
 十一

三十五	元王改	三十五	惠王九	丁亥後元宣王	雖不	改元	當亦	自此	稱王
三十六		三十六	蘇秦天子	蘇秦致文	從說	武胙			
三十七		三十七	蘇秦齊魏	蘇秦共伐	至齊共伐	燕城歸趙			
三十八		三十八	蘇秦齊魏	蘇秦齊魏	蘇秦齊魏				
三十九		三十九	蘇秦齊魏	蘇秦齊魏	蘇秦齊魏				
四十		四十	蘇秦齊魏	蘇秦齊魏	蘇秦齊魏				
四十一		四十一	蘇秦齊魏	蘇秦齊魏	蘇秦齊魏				
四十二		四十二	蘇秦齊魏	蘇秦齊魏	蘇秦齊魏				
四十三		四十三	蘇秦齊魏	蘇秦齊魏	蘇秦齊魏				
四十四		四十四	蘇秦齊魏	蘇秦齊魏	蘇秦齊魏				
四十五		四十五	蘇秦齊魏	蘇秦齊魏	蘇秦齊魏				
四十六		四十六	蘇秦齊魏	蘇秦齊魏	蘇秦齊魏				
四十七		四十七	蘇秦齊魏	蘇秦齊魏	蘇秦齊魏				
四十八		四十八	蘇秦齊魏	蘇秦齊魏	蘇秦齊魏				
四十九		四十九	蘇秦齊魏	蘇秦齊魏	蘇秦齊魏				
五十		五十	蘇秦齊魏	蘇秦齊魏	蘇秦齊魏				

三十八	庚寅	三十八	齊與燕取	齊伐十城	趙				
三十九	辛卯	三十九	齊與燕取	齊伐十城	趙				
四十		四十	齊與燕取	齊伐十城	趙				
四十一	壬辰	四十一	齊與燕取	齊伐十城	趙				
四十二		四十二	齊與燕取	齊伐十城	趙				
四十三		四十三	齊與燕取	齊伐十城	趙				
四十四		四十四	齊與燕取	齊伐十城	趙				
四十五		四十五	齊與燕取	齊伐十城	趙				
四十六		四十六	齊與燕取	齊伐十城	趙				
四十七		四十七	齊與燕取	齊伐十城	趙				
四十八		四十八	齊與燕取	齊伐十城	趙				
四十九		四十九	齊與燕取	齊伐十城	趙				
五十		五十	齊與燕取	齊伐十城	趙				

五之三

六





王崩之梁死於

子定或十齊

立是五年

為慎

靚王

慎靚

王元

辛丑

二寅

壬寅

卒襄

王立

孟子

見王

至行

公孫

癸卯

十五二十三

十六二十四

卒襄由梁

王立之齊

孟子時淳

見王于鄒

至行皆

公孫不數

嬰築城

九

十

十一 偃稱王

二十六燕噲五年

二十七二六

二十八三

擊秦義渠擊秦擊秦擊秦不勝不勝不勝不勝

九

十

十三六

十四七

甲辰

張儀與宋

陰令敗趙

秦敗魏於

梁因觀澤

說事

乙巳

周霄

欲罪

犀首

勝秦不耳

五國特後

印擊不敗

秦不耳

行佩齊然

秦不耳

秦不耳

秦不耳

秦不耳

秦不耳

秦不耳

丙午

伐燕

十二

十三

十四

二十九四

八 張儀歸相

三十五 九 孟讓國伐蜀 墓魯於相滅之 當在子之 此時 先後

此楚為約而長魏始

十六九 秦敗 我申斬 首八 萬

十三十七十

十四十八十一 怒疏



六十	五	二十	六	三	二	九	二十
壬子	十一	二十一	七	四	三	相	置丞合齊
七十	十六	二十二	八	五	四	武王	二十
癸丑	十二	二十三	九	六	昭襄	獲絕	二十九
八	十七	二十四	十	七	昭襄	公孫	二十
甲寅	二十二	二十五	十一	八	昭襄	復合	二十一
九	二十七	三十一	十二	九	昭襄	秦	二十二
乙卯	三十二	三十六	十三	十	昭襄	復合	二十三
十	三十七	四十一	十四	十一	昭襄	復合	二十四
丙辰	四十二	四十六	十五	十二	昭襄	復合	二十五
十一	四十七	五十一	十六	十三	昭襄	復合	二十六
十二	五十二	五十六	十七	十四	昭襄	復合	二十七
十三	五十七	六十一	十八	十五	昭襄	復合	二十八
十四	六十二	六十六	十九	十六	昭襄	復合	二十九
十五	六十七	七十一	二十	十七	昭襄	復合	三十
十六	七十二	七十六	二十一	十八	昭襄	復合	三十一
十七	七十七	八十一	二十二	十九	昭襄	復合	三十二
十八	八十二	八十六	二十三	二十	昭襄	復合	三十三
十九	八十七	九十一	二十四	二十一	昭襄	復合	三十四
二十	九十二	九十六	二十五	二十二	昭襄	復合	三十五
二十一	九十七	一百	二十六	二十三	昭襄	復合	三十六
二十二	一百	一百零四	二十七	二十四	昭襄	復合	三十七
二十三	一百零五	一百零九	二十八	二十五	昭襄	復合	三十八
二十四	一百一十	一百一十四	二十九	二十六	昭襄	復合	三十九
二十五	一百一十五	一百一十九	三十	二十七	昭襄	復合	四十
二十六	一百二十	一百二十四	三十一	二十八	昭襄	復合	四十一
二十七	一百二十五	一百二十九	三十二	二十九	昭襄	復合	四十二
二十八	一百三十	一百三十四	三十三	三十	昭襄	復合	四十三
二十九	一百三十五	一百三十九	三十四	三十一	昭襄	復合	四十四
三十	一百四十	一百四十四	三十五	三十二	昭襄	復合	四十五
三十一	一百四十五	一百四十九	三十六	三十三	昭襄	復合	四十六
三十二	一百五十	一百五十四	三十七	三十四	昭襄	復合	四十七
三十三	一百五十五	一百五十九	三十八	三十五	昭襄	復合	四十八
三十四	一百六十	一百六十四	三十九	三十六	昭襄	復合	四十九
三十五	一百六十五	一百六十九	四十	三十七	昭襄	復合	五十
三十六	一百七十	一百七十四	四十一	三十八	昭襄	復合	五十一
三十七	一百七十五	一百七十九	四十二	三十九	昭襄	復合	五十二
三十八	一百八十	一百八十四	四十三	四十	昭襄	復合	五十三
三十九	一百八十五	一百八十九	四十四	四十一	昭襄	復合	五十四
四十	一百九十	一百九十四	四十五	四十二	昭襄	復合	五十五
四十一	一百九十五	一百九十九	四十六	四十三	昭襄	復合	五十六
四十二	二百	二百零四	四十七	四十四	昭襄	復合	五十七
四十三	二百零五	二百零九	四十八	四十五	昭襄	復合	五十八
四十四	二百一十	二百一十四	四十九	四十六	昭襄	復合	五十九
四十五	二百一十五	二百一十九	五十	四十七	昭襄	復合	六十
四十六	二百二十	二百二十四	五十一	四十八	昭襄	復合	六十一
四十七	二百二十五	二百二十九	五十二	四十九	昭襄	復合	六十二
四十八	二百三十	二百三十四	五十三	五十	昭襄	復合	六十三
四十九	二百三十五	二百三十九	五十四	五十一	昭襄	復合	六十四
五十	二百四十	二百四十四	五十五	五十二	昭襄	復合	六十五
五十一	二百四十五	二百四十九	五十六	五十三	昭襄	復合	六十六
五十二	二百五十	二百五十四	五十七	五十四	昭襄	復合	六十七
五十三	二百五十五	二百五十九	五十八	五十五	昭襄	復合	六十八
五十四	二百六十	二百六十四	五十九	五十六	昭襄	復合	六十九
五十五	二百六十五	二百六十九	六十	五十七	昭襄	復合	七十
五十六	二百七十	二百七十四	六十一	五十八	昭襄	復合	七十一
五十七	二百七十五	二百七十九	六十二	五十九	昭襄	復合	七十二
五十八	二百八十	二百八十四	六十三	六十	昭襄	復合	七十三
五十九	二百八十五	二百八十九	六十四	六十一	昭襄	復合	七十四
六十	二百九十	二百九十四	六十五	六十二	昭襄	復合	七十五
六十一	二百九十五	二百九十九	六十六	六十三	昭襄	復合	七十六
六十二	三百	三百零四	六十七	六十四	昭襄	復合	七十七
六十三	三百零五	三百零九	六十八	六十五	昭襄	復合	七十八
六十四	三百一十	三百一十四	六十九	六十六	昭襄	復合	七十九
六十五	三百一十五	三百一十九	七十	六十七	昭襄	復合	八十
六十六	三百二十	三百二十四	七十一	六十八	昭襄	復合	八十一
六十七	三百二十五	三百二十九	七十二	六十九	昭襄	復合	八十二
六十八	三百三十	三百三十四	七十三	七十	昭襄	復合	八十三
六十九	三百三十五	三百三十九	七十四	七十一	昭襄	復合	八十四
七十	三百四十	三百四十四	七十五	七十二	昭襄	復合	八十五
七十一	三百四十五	三百四十九	七十六	七十三	昭襄	復合	八十六
七十二	三百五十	三百五十四	七十七	七十四	昭襄	復合	八十七
七十三	三百五十五	三百五十九	七十八	七十五	昭襄	復合	八十八
七十四	三百六十	三百六十四	七十九	七十六	昭襄	復合	八十九
七十五	三百六十五	三百六十九	八十	七十七	昭襄	復合	九十
七十六	三百七十	三百七十四	八十一	七十八	昭襄	復合	九十一
七十七	三百七十五	三百七十九	八十二	七十九	昭襄	復合	九十二
七十八	三百八十	三百八十四	八十三	八十	昭襄	復合	九十三
七十九	三百八十五	三百八十九	八十四	八十一	昭襄	復合	九十四
八十	三百九十	三百九十四	八十五	八十二	昭襄	復合	九十五
八十一	三百九十五	三百九十九	八十六	八十三	昭襄	復合	九十六
八十二	四百	四百零四	八十七	八十四	昭襄	復合	九十七
八十三	四百零五	四百零九	八十八	八十五	昭襄	復合	九十八
八十四	四百一十	四百一十四	八十九	八十六	昭襄	復合	九十九
八十五	四百一十五	四百一十九	九十	八十七	昭襄	復合	一百

七十	十一	二十一	七	四	三	相	置丞合齊
孟子	十一	二十一	七	四	三	武王	二十
七十	十二	二十二	八	五	昭襄	獲絕	二十九
七十	十三	二十三	九	六	昭襄	公孫	二十
七十	十四	二十四	十	七	昭襄	復合	二十一
七十	十五	二十五	十一	八	昭襄	秦	二十二
七十	十六	二十六	十二	九	昭襄	復合	二十三
七十	十七	二十七	十三	十	昭襄	復合	二十四
七十	十八	二十八	十四	十一	昭襄	復合	二十五
七十	十九	二十九	十五	十二	昭襄	復合	二十六
七十	二十	三十	十六	十三	昭襄	復合	二十七
七十	二十一	三十一	十七	十四	昭襄	復合	二十八
七十	二十二	三十二	十八	十五	昭襄	復合	二十九
七十	二十三	三十三	十九	十六	昭襄	復合	三十
七十	二十四	三十四	二十	十七	昭襄	復合	三十一
七十	二十五	三十五	二十一	十八	昭襄	復合	三十二
七十	二十六	三十六	二十二	十九	昭襄	復合	三十三
七十	二十七	三十七	二十三	二十	昭襄	復合	三十四
七十	二十八	三十八	二十四	二十一	昭襄	復合	三十五
七十	二十九	三十九	二十五	二十二	昭襄	復合	三十六
七十	三十	四十	二十六	二十三	昭襄	復合	三十七
七十	三十一	四十一	二十七	二十四	昭襄	復合	三十八
七十	三十二	四十二	二十八	二十五	昭襄	復合	三十九
七十	三十三	四十三	二十九	二十六	昭襄	復合	四十
七十	三十四	四十四	三十	二十七	昭襄	復合	四十一
七十	三十五	四十五	三十一	二十八	昭襄	復合	四十二
七十	三十六	四十六	三十二	二十九	昭襄	復合	四十三
七十	三十七	四十七	三十三	三十	昭襄	復合	四十四
七十	三十八	四十八	三十四	三十一	昭襄	復合	四十五
七十	三十九	四十九	三十五	三十二	昭襄	復合	四十六
七十	四十	五十	三十六	三十三	昭襄	復合	四十七
七十	四十一	五十一	三十七	三十四	昭襄	復合	四十八
七十	四十二	五十二	三十八	三十五	昭襄	復合	四十九
七十	四十三	五十三	三十九	三十六	昭襄	復合	五十
七十	四十四	五十四	四十	三十七	昭襄	復合	五十一
七十	四十五	五十五	四十一	三十八	昭襄	復合	五十二
七十	四十六	五十六	四十二	三十九	昭襄	復合	五十三
七十	四十七	五十七	四十三	四十	昭襄	復合	五十四
七十	四十八	五十八	四十四	四十一	昭襄	復合	五十五
七十	四十九	五十九	四十五	四十二	昭襄	復合	五十六
七十	五十	六十	四十六	四十三	昭襄	復合	五十七
七十	五十一	六十一	四十七	四十四	昭襄	復合	五十八
七十	五十二	六十二	四十八	四十五	昭襄	復合	五十九
七十	五十三	六十三	四十九	四十六	昭襄	復合	六十
七十	五十四	六十四	五十	四十七	昭襄	復合	六十一
七十	五十五	六十五	五十一	四十八	昭襄	復合	六十二
七十	五十六	六十六	五十二	四十九	昭襄	復合	六十三
七十	五十七	六十七	五十三	五十	昭襄	復合	六十四
七十	五十八	六十八	五十四	五十一	昭襄	復合	六十五
七十	五十九	六十九	五十五	五十二	昭襄	復合	六十六
七十	六十	七十	五十六	五十三	昭襄	復合	六十七
七十	六十一	七十一	五十七	五十四	昭襄	復合	六十八
七十	六十二	七十二	五十八	五十五	昭襄	復合	六十九
七十	六十三	七十二	五十九	五十六	昭襄	復合	七十
七十	六十四	七十二	六十	五十七	昭襄	復合	七十一
七十	六十五	七十二	六十一	五十八	昭襄	復合	七十二
七十	六十六	七十二	六十二	五十九	昭襄	復合	七十三
七十	六十七	七十二	六十三	六十	昭襄	復合	七十四
七十	六十八	七十二	六十四	六十一	昭襄	復合	七十五
七十	六十九	七十二	六十五	六十二	昭襄	復合	七十六
七十	七十	七十二	六十六	六十三	昭襄	復合	七十七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六十七	六十四	昭襄	復合	七十八
七十	七十二	七十二	六十八	六十五	昭襄	復合	七十九
七十	七十三	七十二	六十九	六十六	昭襄	復合	八十
七十	七十四	七十二	七十	六十七	昭襄	復合	八十一
七十	七十五	七十二	七十一	六十八	昭襄	復合	八十二
七十	七十六	七十二	七十二	六十九	昭襄	復合	八十三
七十	七十七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	昭襄	復合	八十四
七十	七十八	七十二	七十四	七十一	昭襄	復合	八十五
七十	七十九	七十二	七十五	七十二	昭襄	復合	八十六
七十	八十	七十二	七十六	七十三	昭襄	復合	八十七
七十	八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七	七十四	昭襄	復合	八十八
七十	八十二	七十二	七十八	七十五	昭襄	復合	八十九
七十	八十三	七十二	七十九	七十六	昭襄	復合	九十
七十	八十四	七十二	八十	七十七	昭襄	復合	九十一
七十	八十五	七十二	八十一	七十八	昭襄	復合	九十二
七十	八十六	七十二	八十二	七十九	昭襄	復合	九十三
七十	八十七	七十二	八十三	八十	昭襄	復合	九十四
七十	八十八	七十二	八十四	八十一	昭襄	復合	九十五
七十	八十九	七十二	八十五	八十二	昭襄	復合	九十六
七十	九十	七十二	八十六	八十三	昭襄	復合	九十七
七十	九十一	七十二	八十七	八十四	昭襄	復合	九十八
七十	九十二	七十二	八十八	八十五	昭襄	復合	九十九
七十	九十三	七十二	八十九	八十六	昭襄	復合	一百





亦謂觀七篇筆勢非補綴可就則一手撰述豈無首尾貫串之處特不當如趙氏所說耳蓋嘗謂七篇原各有宗旨而此篇是孟子遊歷諸國而與當時世主論議之辭也所以由梁而齊而鄒而滕而魯如惠王襄王宣王穆公文公諸君皆嘗廷說之而有所問答平公雖未面見豈以有欲見之意故亦附之歟其他若宋若薛則雖嘗至其國而實未見其君所以不載於篇歟而孟子一生遊歷其先梁後齊而後歸鄒之宋之薛之滕之魯大概蹤跡亦証之本篇而可見焉

七篇中惟離婁篇有與宣王論舊君萬章篇有與宣王論卿此二章則偶為散見者耳

以下六篇說見於後

孟子生卒 按 山堂肆考載有孟譜史鶚三遷志實本之譜載定

王三十七年四月初一日孟子生 今二月 赧王二十六年正月

十五日孟子卒 今十一月十五日 壽八十四歲孟譜固非正籍然卒年

壽數與本書差協惟其生年則戰國時是貞定王而非定王如

謂是定王時則尙在春秋年閒固太遠即謂是貞定王其年歲

亦不符此當如王復禮四書補註謂孟子生烈王四年則至烈

王七年為四歲顯王四十八年為五十二歲慎靚王六年為五

十八歲終赧王二十六年為八十四歲似此可得孟子一生大

概焉若郝敬孟子題辭斷孟子生安王初年卒赧王元年又四

書典故謂生安王十七年卒赧王二十六年壽九十七者俱非

孟子名唐人詩皆平聲讀其字從晉傳元所撰傳子謂鄒之

君子孟子與著七篇者可據若孔叢子云字子車註一作子居謂居貧坎軻故名軻字子居翟灝四書考異謂甚穿鑿良是

梁惠王五章

此篇五章皆是與梁惠王言者據本書知孟子先至梁而要不在惠王三十五年蓋集註之說本史記魏世家及年表後通鑑綱目並同按惠王三十五年後如史記則惠以三十六年卒立襄王立十六年卒立哀王如竹書則惠以三十六年改元稱王從一年至十六年卒乃立今王卽襄王也通鑑綱目俱從竹書朱子亦以爲惠成之年見於竹書明甚也今若以見爲在三十一年次年卽卒卽見襄王則按之當日時事及本書所載情節

俱不協若以爲見在三十五年閱十六年卒後乃見襄王則孟子不應久留在梁故顧寧人日知錄謂見在改元末年及襄王立即行江慎修孟子考亦以惠王招賢爲在改元十六年也時孟子當五十二三歲故王以叟稱之至王則如史記所載文侯二十五年子營生則終文侯三十八年爲十四歲閱武侯十六年爲三十歲加以在位三十六年改元十六年爲八十二歲也惠王三十五年爲周顯王三十二年 惠改元十五六年爲慎靚王元二年 孟子稱梁惠爲王則見在改元稱王後可知若以爲三十五年則其時梁尙未王孟子必不稱之爲王也許白雲謂孟子至梁時魏爲侯其稱爲王者乃著書之時追改耳其說非是附戰國七國稱王次第抄楚春



秋時已稱王顯王三十五年梁惠齊宣稱王

梁惠與齊宣徐州相王者是稱王故

改元史記誤作襄王耳

顯王四十五年秦惠改元稱王顯王四十六年韓

燕中山稱王時趙稱君不王而慎覲二年為武靈十一年趙世家書王召公子職則亦稱王又慎覲三年宋亦稱王也

沼上章

此前後五章皆聯敘惠王事而此章重記見王者以儀禮準之則首章為始見於君此章是燕見於君與麋鹿註麋鹿之大者與說文麋鹿之屬耳解異方慤曰鹿陽類故夏至感陽氣而角解麋陰類故冬至感陰氣而角解張宓曰鹿山獸麋陰獸恭繹禮記內則鹿脯節

御案以為孟子註混而一之也

靈臺在豐史記文王都岐四十

九年遷豐始作靈臺是也註謂臺下有囿囿中有沼攷三輔黃

圖云文王靈囿在長安縣西四十二里沼在長安西三十里靈

臺在長安西北四十里高二丈周二百四十步或以黃圖所

說臺囿沼異處似與註未協馮復京詩名物疏云文囿方七十

里黃圖所說臺囿沼在長安相去里數不過十里即謂於囿中

為臺沼何不可乎靈字解詩鄘風靈雨書多士靈承皆訓為

善詩小序民樂文王有靈德孔穎達疏民樂其有神靈之德趙

氏孟子註亦謂臺沼若神靈之所為是皆以文德言非以不日

成之為主至朱子詩傳改為不終日又曰倏然而成如神靈之

所為乃以靈字屬不日解矣而鄭箋解不日成之云不設期日而成之趙註亦云不與期日如此方與勿亟意洽明張燧以古註為不可易則不日句要非靈字義

寡人章

統前後章看孟子於梁王頗有指斥語氣此章與第五章兩言王字然要屬泛言非竟以責望梁王也蓋其時梁王已老孟子亦不仕故視與齊宣王言者有別 梁本有河西地北至上郡而王不言者則以改元末年已喪於秦也故王此時但言河內河東史記正義曰古帝都多在河東河北故呼河北為河內河南為河外又曰河從龍門南至華陰東至衛州東北入海曲繞

冀州故言河內蓋大河以北總謂之河內也至惠王所言河東

河內則趙氏謂魏舊在河東至河內河東平陽府境魏舊都安邑今析解州河內自蒲州

以東至懷衛也懷今懷慶府衛今衛輝府自惠王之前六年徙都大梁是已去河東

矣而地尚隸梁至襄王子昭王六年子秦河東地四百里而後

失河東又安釐王二年割溫和秦溫今懷慶府溫縣四年割南陽和秦

南陽今懷慶府修武縣九年秦拔我懷景湣王二年秦伐我朝歌今衛輝府三

年秦拔我汲今衛輝淇縣則河內亦至是乃失也又梁有河外蘇秦

於惠後二年說梁稱梁北有河外卷衍酸棗是已卷衍二城在今開封府西

北原武縣酸棗在今開封府西北延津縣則延津正與衛淇南北相對者惟蘇秦何

以不言河東河內然云西有長城之界則魏本築長城以界秦

自鄭濱洛北至固陽鄭知初改元時地未入秦故從河西說來

今華州固陽今榆林府

自包得河東河內也 五畝之宅集註二畝半在田二畝半在

邑之說 按 穀梁曰井田九百公田居一公田爲廬井竈蔥韭皆

取焉鄭康成曰周官載師以廛里任國中之地廛民之邑居在

都城者班固曰在邑曰廛在野曰里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

入於邑趙岐曰公田二十畝八家分之得二畝半以爲廬舍則

城邑之居亦二畝半此集註所本季氏本曰公田爲廬舍之說

起於穀梁而諸儒遂以在邑在野各二畝半以合孟子五畝之

宅不知公田之中去二十畝只存八十畝則制祿又當割別井

二十畝以足百畝之數豈先生正經界之意而又以邑處農民

亦有不便蓋就田斯可以治農桑冬則入邑春則出野雖近郊

之地住近國中猶以遷徙爲煩况遠郊之地豈能遠棄田疇徙

居國中哉且信南山詩云中田有廬是各就田中小苫茅舍以

爲休息之所不占公田二畝半也蓋農民之宅必是平原可居

之地另以五畝爲一處取於便農功通饁餉豈宜遠哉故農民

之宅與國中之宅迥別云云禮記王制量地制邑節

御案以邑卽今之村落孟子五畝之宅大約在此邑中因斥穀梁

康成及班趙各三畝半之非而有取季氏說此可以定折衷矣

謹庠序之教此只是鄉學蓋家有塾者小學而庠序則鄉學

中之大學也李清植浙噉存愚云古五百家爲黨黨有庠二千

五百家為州州有序至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則立校通一國則立之學孟子告滕文公者此備制也此跟上田宅來只言始事謂田間子弟未有不遊之庠者在庠之後再進之序以後再講入校升學耳據此則牽扯上庠下庠東序西序者非是至教之法則周官之六德六行六藝固是其目而要以孝弟為本故曰申之以孝弟之義

晉國章

此章日知錄謂觀王自言乃悟史記所書襄王之年即惠王改元後之年而孟子見王在改元後末年故王述西喪南辱等事按朱註數獻地及昭陽戰敗事固皆以改元後事屬之矣蓋東

敗於齊是惠王三十年事緣魏伐趙志吞邯鄲趙告急於齊齊

擊魏救趙因有馬陵之敗此在未改元前至西喪地則三十一

年獻河西地於秦以和後元五年入所獻河西地於秦正義曰自華州

至同七年盡入上郡地於秦此同州以北正義謂自丹鄜綏延北至固陽也故註云數

獻也閻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以見王為在三十五年謂喪地

七百指三十一年事而非後元五年事因駁朱註數獻非是然

胡三省通鑑註於三十一年獻河西地時未註地名於後五年

入河西地下註魏前已獻地以和今乃入其地也則所獻所入

本一地必既入乃言喪地而三十五年時猶未喪也且必及上

郡故有七百然則數獻非誤註固從改元後言之耳南辱句註

引昭陽事則亦以改元後十二年楚敗我襄陵言之矣惟史記作八邑而此作七邑則朱子別據古本也四書類典引楚使景舍取魏睢澨之間以當南辱於楚然此惠王十七年事不容轉次在秦後蓋亦以見爲在三十五年故不取昭陽事耳 稅斂

解按 稅斂原是統稱周禮天官司書之凡稅斂秋官掌交之九稅則概指九賦九功言而不專農民也至地官旅師用稼春頒而秋斂之則又以旣放而收爲斂也此處對下耕耨講專指農民則當以地官小司徒九夫爲井以任地事而令貢賦凡稅斂之事及司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爲準蓋稅者以田數計之而出稅法也至斂法則天時有旱澇地利有高卑收穫有豐歉而

必隨時制宜也此稅斂的解 耕耨句杜佑通典載秦地廣而人寡晉地狹而人稠商鞅富強之術誘三晉之民力耕於內而使秦人應敵於外故宋存標國策本論謂魏技擊之卒能負三屬之甲而趨數十里之地然只知疾戰而不知勸農故民恒流而入於秦秦之所用以耕者皆魏之民也若復割地則秦將用魏民耕魏地以與魏戰云云知此則孟子耕耨之說固深爲魏謀也 撻秦楚 按 游梁在惠後元十五六年則秦是惠文後元之五六年楚是懷王九十年也

襄王章

註載見惠王之年而未載見襄王之年攷通鑑於慎覲二年編

入孟子見襄王節此以見爲在襄王初立時也可補集註所未備至襄王元年是慎靚王三年非顯王三十五年政史記所謂哀王者時當五國擊秦故孟子有不嗜殺人之對云 襄王立二十三年以赧王十九年乙丑卒何異孫十一經問難云孟子作書不但在惠王沒後敢在襄王沒後故稱惠稱襄按此可解晁氏所見之君不應皆前死之說又孟子以赧王二十六年而卒亦卽此可徵也 又晉太康中汲郡人盜發魏襄王冢冢中得竹簡數十車如大易繫辭燼於秦火而出於冢中又今傳有汲冢周書則襄王殆亦愛素好古之主哉

齊宣王章

孟子見齊宣王綱目於慎靚王二年載魏君嘗卒孟軻去魏適齊書法以爲譏在嗣君是襄王初立即行而至齊當宣王二十四年也此可見孟子先梁後齊若史記孟子列傳以爲先齊後梁則卽據惠王三十五年至梁之說時爲齊宣七年孟子曷嘗先至齊哉而亦不得如閻氏考謂以齊宣八年遊齊也又孟子至齊當亦因齊王卑禮厚幣以招之耳徐幹中論謂宣王立稷下之宮設大夫之號招致賢人而尊寵之自孟軻之徒皆遊於齊此可爲宣王招之之証至齊宣始末如史記年表則立在顯王二十七年己卯卒在顯王四十五年丁酉通鑑甲子會紀則立在顯王三十七年己丑卒在赧王元年丁未其在位十九年

則同通鑑之移下十年者固以就孟子論伐燕事也然特移其立之年云爾而徐州相王史記明屬宣王九年則是立在巳卯非立在巳丑而要不以丁酉卒此當如呂成公大事記立年從史記卒年從通鑑而增為二十九年至閔王四十年則減為三十年耳方千里者九王制四海之內斷長補短方三千里孔氏以九州方三千里釋之然王制所謂千里而近蓋將規之以為王畿之地王畿千里而實不止千里故以為方三千里非謂天下僅三千里也至千里而遙則以王畿外遠服言之伏讀

**御案**

謂四海之內斷長補短何止三千里方千里者九便是九千里孟子固言之矣遵此可見千里者九之實而王制非可泥至

蘇秦於顯王三十四年說齊稱齊地方二千里楚稱地方五千里魏稱地方千里韓稱地方千里燕稱地方二千里雖未言秦然亦當二千里又范睢謂中山地方五百里墨子稱宋地方五百里外尚有一周魯衛鄒滕未數似海內之地較九千里而倍之此豈出夸說抑所謂方者非真方而孟子所言方是真方

**耶**

按夏商周地大要相方惟是時秦滅蜀

此秦惠王事當宣王十五年

楚滅

**越**

此楚懷王事當宣王二十年

則戰國時海內固較周初漸斥大哉

此章

言保民而王在於不忍因啟之以推恩而結到發政施仁句然但言其效而未舉其事王所為有明以教我之說也下言恒產則是仁政之一非可該及仕者商賈行旅等項故恒產節承上

當云仁政固非一端而制產尤為要務方見清劃

莊暴十章

此章合下九章皆是與宣王問答者而統數章觀之其中又有次第固是一片脉絡也此與下章皆言同民是申說保民之旨蓋保民則自同民始 管籥註管笙籥簫註笙十三管簫二十三管是笙簫固皆有管而樂器別列管儀禮燕禮下管新宮鄭氏衆曰下管者吹管者在堂下又虞書下管鼗鼓周官饗禮下管象武林之奇曰堂上之樂以歌為主堂下之樂以管為主此為天子諸侯之盛樂 攷卿大夫以下但有笙人之節而無下管也 是管為重而此則尋常樂器而已至籥有二詩左手執籥是舞器鄭氏曰舞時與

羽並執故名羽籥而此則吹器攷周官春官籥師掌教吹籥祭祀掌鼓羽籥是有兩用也

文囿章

此章問有來歷史記蘇秦以燕易王十年亡奔齊說以高宮室大苑囿以鳴得意欲破敝齊而為燕此以屬湣王實宣王二十年今觀此章及雪宮章可見宣王侈大而為蘇秦所中也至文囿七十里之說自當是蘇秦一輩人所誇說至傳想亦依托而孟子有所不必辨也蓋文王有囿則詩靈囿可據如黃圖所說臺沼囿相距約十里則囿固當大特必不如漢上林苑之跨長安鄠盩屋藍田咸寧五縣地耳囿在長安縣西而鄠縣東文王



遷豐今鄆縣地鄆宮在縣東五里靈囿則又東二十五里是囿固當在豐許白雲謂為在岐不在豐者非

交鄰章

此章分兩截看上截只說交鄰所言保國是保守其國保天下是保全天下諸侯此未說到怒鄰下截言安天下之民是更將以輯鄰者安民也而於以推保民之分量焉宣王二年救韓趙擊魏敗之馬陵八年與韓趙魏楚燕合從擯秦十一年與魏伐趙又伐燕取十城二十五年與梁襄及楚燕趙擊秦二十六年與宋攻魏觀澤則齊與大小俱敗交也固宜以交鄰問文王事昆夷朱註謂見詩大雅而孫疏已謂趙註引昆夷駭矣是

太王非文王為失此當以帝王世紀所云文王受命四年周正月朔丙子昆夷氏侵周一日二至周之東門文王閉門修德而不與戰方是事昆夷之實至文王後伐昆夷則詩小雅采芣章序說以文王之時北獫狁西昆夷文王奉王命伐之而作可証至太王事獯鬻即在幽避狄事是北狄即獫狁及遷岐又逼昆夷故詩云不殄昆夷之愠怒也此即西戎至文王乃初事之而後伐之且并及北狄祖莒詩本作祖旅而此作莒孫疏引春秋隱二年莒子盟於密謂莒者密之近地詩言密之衆孟子言密之地也而馮氏詩經名物疏謂莒子國今山東青州府莒州去密須甚遠密須今陝西平涼府靈臺縣孫氏疏非也則不得如日知錄所

載謂明應天鄉試王請大之合下節題有周天一文竟以莒為莒人之莒也

雪宮章

此章樂民之樂即從同民說來憂民之憂即從安民說來其說到王即是保民而王之旨至見孟子解四書釋地謂王在雪宮而延見孟子與時解館孟子於雪宮而王就見之之說異賢者句趙註謂王自多有此樂則仍屬人君亦猶惠王也至孫疏乃以賢者屬之孟子耳按孟子此章前半是啓王以與民同樂後半引晏子言先王無流連之樂則直謂王之不當有此樂也無字與有字對則賢者句還就人君說為得

雪宮元和郡縣志

引晏子春秋謂齊侯見晏子於雪宮則今晏子無此語恐志因

孟子引晏子而訛耳未必雪宮之創自景公而沿至宣王也按

齊都今臨淄縣雪宮在城東北六里想王自國至雪宮必且供

帳驛騷離宮荒燕故舉晏子師行糧食流連忘反等語以諷之

轉附朝儻有謂轉附乃太公之墓即武陵朝儻乃桓公之墓

即穆陵者非是當如閻氏釋地謂二山在海之東盡頭處如成

山召石山之類公欲登之以望海然後回轍西行南至瑯邪之

說為是則轉附朝儻在今登萊府界瑯邪則今諸城縣也 遊

豫解孫疏謂遊未至於豫豫則不止於遊解已分晰而張平子

東京賦云既春遊以發生啓諸蟄以潛戶度秋豫以收成觀豐

年之多稔薛註云秋行曰豫蓋先王之觀惟以物成爲可樂也  
倪思寬讀書記謂此古人成說可補註疏之缺 景公悅晏子  
之言而幡然大戒興發舉觀轉附朝舞遵海放瑯邪之欲詘然  
中止矣此詩所以歌畜君也孟子伸之亦有畜止齊王言樂之  
意不在以行補助爲引証樂民之樂也 徵招角招張甄陶四  
書翼註謂以徵聲角聲起調蓋樂章之詩凡五聲之字皆可起  
調起調卽爲宮而餘字叶應之此曲律以起調一聲爲首尾其  
七聲則考其篇中上下之和而以七律參錯用之初無定位但  
所用止於本均而他宮不與之說是徵招之內有宮商角徵羽  
角招之內有宮商角徵羽而此更是大角大徵也然起調非卽

以樂章首一字爲定如關關雎鳩關字爲商音而關雎三章皆  
以無射清黃起音畢曲而總謂之越調呦呦鹿鳴呦字爲角音  
而鹿鳴三章皆以黃鐘清宮起音畢曲而總謂之正宮可証一

明堂章

此章求大欲之王原有大開明堂之意故問重在勿毀而孟子  
乃以王政引之卽爲前各章言王處作結束且是發政施仁之  
要故仕耕關市皆與前相協 此明堂是在太山下者文獻志  
王炎謂觀禮之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  
明者卽此章之明堂要之觀禮爲宮在國外蓋近郊之地非此  
方岳之下者又方明只一壇非有堂室牖戶則非明堂可見若

在國之明堂則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是已然明堂一也而制有三則五室九室十二室之說也考工記言五室大戴禮言九室十二室鄭康成主五室蔡邕主九室後人各左右袒朱子明堂說謂堂有九室如井田之制蓋本月令爲說也而黃之雋唐堂集明堂攷謂五室言其大九室言其全蓋以正東爲木室卽青陽太廟正南爲火室卽明堂太廟正西金室正北水室卽總章太廟元堂太廟而中央爲土室卽太室是爲五室然正方四室之外又有四隅之四室并中央一室卽爲九室而四隅之四室又以四隅各一室爲兩位顧夢麟所謂四角方處有一斜線中狹外濶狀如个字故月令謂之个

也以右四个左四个合四正室則謂之十二室而室各直其堂則謂之十二堂也據此說則合五室九室十二室而一貫之矣至所謂廟與堂與室者則廟以事神堂以聽政室以安身也若鄭康成謂明堂太廟路寢異實同制蔡邕謂明堂太廟辟雍同實異名則楊氏復有云明堂者王者之堂也謂王者所居以出政令之堂也王者所居非謂王者之常居也乃說者以明堂爲宗廟又爲大寢又爲大學則不待辨說而知其繆也然此要以在國之明堂言若方岳之明堂其制同否不可考 耕者九一句此但言九一並不言助須知周是徹法也滕文章之九一而助是孟子酌量古法不得派入文王 公劉集註后稷曾孫孟

子考証謂公劉去后稷世遠不可謂曾孫按史記周本紀后稷子不窋不窋末年夏后政衰去稷不務犇夷狄之間不窋子鞠鞠子公劉是朱註固本史記也韋昭以夏后政衰指太康失國言鄭康成謂與太康並世如此則以為稷曾孫世次亦相近而漢書婁敬謂自后稷積德累善十餘世至公劉辟桀遷邠此與通鑑前編繫遷幽于桀在位二十二年者合如此則是以凡遠孫為曾孫如小雅信南山諸章稱曾孫例註亦不誤 太王據通鑑載商小乙二十六祀幽古公亶父遷岐號周祖甲二十八祀古公卒按自小乙二十六祀後又歷三祀及武丁五十九祀祖庚七祀至祖甲二十八祀其間共九十七祀而古公尙有未遷以前年歲其壽毋乃過長若竹書載武乙元年邠遷於岐周二十一年周公亶父薨則與後漢書西羌傳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古公避于岐下之說合

王臣章

此章言四境不治是王不行仁政而不能保民也此章以前是引導語氣此下四章是指斥語氣

故國章

此章是用人之道在以民之好惡為用舍齊王不能進賢何以為民父母耶此亦不能保民之驗至世臣之說焦竑筆乘謂唐虞用人只在世族武王雖惡紂世官而亦未能改所以後來如

魯衛宋鄭皆其子孫蟠據孟子之說殆猶世官之見也按此豈以戰國遊士不可恃故為此論歟

桀紂章

此章蓋借桀紂以諷王也不行仁政便殘賊民而何能免於一夫之誅哉

巨室章

此章則直謂王之舍已爾至此而君臣落寞宜孟子之有歸志也又此言壯行可見孟子在齊雖云齒一猶未極老耄焉

伐燕二章

此章終繫伐燕自是孟子將去齊而齊事遂終於此至此為宣

王事是孟子所親見不必以荀卿史記訛作湣王之說反疑孟子也况國策載蘇代儲子等語皆屬宣王可與孟子相証惟與史記年表宣王卒年不相合通鑑故移下十年以就之朱子或問雖以通鑑考異未註其說為疑序說中亦備著其同異而謂未知孰是然綱目要以宣王之卒在赧王元年集註亦以伐燕繫之宣王此亦無庸致疑者矣閻氏欲移燕噲之事於宣王十九年前謂與其伸齊之年數以從燕曷若屈燕之年數以從齊四書考異謂同一遷就似不必更多此舉 附宣王先有伐燕取十城事蓋顯王三十四年蘇秦揣摩過燕以合從說六國至三十六年定約投書于秦所云秦不窺函谷關十五年者是游

士夸談實則三十七年秦以齊魏之師伐趙而從散約解矣齊  
 卽乘燕易王初立伐燕取十城蘇秦乃至齊稱燕爲秦少婿是  
 與秦爲仇怵齊而誑取十城歸燕也黃氏日抄以梁惠王篇所  
 載爲宣王取十城事故直稱宣王公孫丑篇所載爲潛王殺燕  
 噲子之事以潛王尙在未有諡故但稱王也究之僅取十城何  
 云倍地且易王自在何必謀置君耶則此實爲殺燕噲事若以  
 下篇爲不稱諡則莊暴章無宣字豈得謂亦屬潛王耶蓋兩篇  
 所載本一事惟此篇是爲齊王言下篇是爲齊臣言兩篇各以  
 類敘固當分見並非兩事也 諸侯多謀考 按國策齊破燕趙  
 欲存之則趙武靈用樂毅計以河東易燕地於齊謂趙得河北

齊得河東蓋名以強齊實欲天下憎齊而破齊而楚魏乃使淖  
 滑惠施請伐齊也又趙系家載武靈聞燕亂召公子職於韓立  
 爲燕王使樂池送之索隱謂是遙立而送之事竟不就 按此說  
 疑武斷安知公子職不卽立爲燕王也梁玉繩史記志疑謂職  
 立二年卒後乃立昭王崑確不然燕豈得二年無君哉年表失  
 註後昭王立至二十七年樂毅始約趙啗秦結韓與魏以報齊  
 仇也時楚不與故齊破後乃使淖齒救齊 霓註虹也虹見則  
 止與崇朝其雨之說不合 按爾雅疏虹雙出色鮮盛者爲雄曰  
 虹闇者爲雌曰蜺禮記月令虹始見節

御案雄者竟天而明則截雨雌者長丈謂之霓反能致雨故曰大

早之望雲霓遵此則霓非卽是虹而於望霓之解方晰

### 鄒與章

此章孟子與穆公問答在去齊歸鄒時則赧王元年而魯亦平  
公元年也 鄒考鄒本邾國左傳邾請救於吳史記吳爲騶伐  
魯此均在哀公時邾未改鄒也則史記誤索隱曰魯穆公改邾  
爲鄒劉蒼鄒山記亦有鄒卽繹山魯穆改鄒之說顧鄒何以由  
魯改豈自邾朝魯魯入邾邾衆保於繹而後邾久不振至魯穆  
公時不翦滅邾而覆翼邾因改爲鄒耶其後相延鄒尙能國而  
以分隸言之則云鄒以統屬言之則亦可言魯且保有鳧繹繹  
本魯地故孟子鄒人而云葬於魯也然雖魯而實是鄒今孟母

墓在鄒縣北二十里馬鞍山至孟子責穆公殘慢而劉向新序  
載其食鳧雁以糝易粟謂粟在民與在倉何異及賈誼新書載  
其親民如子及卒百姓如喪慈父事此豈聞孟子仁政之言而  
改轍歟又鄒滅考史記楚射者有見鳥六雙之說其言以秦魏  
燕趙爲騶雁齊魯韓衛爲青首鄒費邾邳爲羅鷺此事在頃襄  
王十八年而赧王三十四年也可見是時尚有鄒至宋則已滅  
故言大宋方與二郡則鄒之滅在滕薛宋後而孟子固得終老  
於鄒也趙氏謂鄒爲魯併又云楚併要之自此至春申滅魯時  
已不過二十餘年

### 滕文公三章



此三章聯敘孟子親與文公語者第三篇問爲國章註文公以禮聘故孟子至滕二語可移于此至其至滕以敘次游歷斷之自當如金仁山謂爲在去齊歸鄒二年如宋之後若四書考異謂自顯王三十六七年至慎靚之初此十餘年須爲適宋適滕之日又謂滕之滅在慎靚三年去齊時已無所謂滕者恐未必然按宋王偃以慎靚三年稱王如孟子以顯王年間適宋則不得預稱宋王矣故適宋自當在赧王時至之宋在之齊後則陳臻章前日今日云云可証其之滕在之宋後則昔者與吾言於宋句可証又孟子之齊旣如張氏謂在慎靚二年而孟子在齊且有出弔於滕事則滕豈得謂以慎靚二年滅哉杜氏佑志齊滅滕之說非可據若竹書以爲越滅則在威烈王時孟子未生以前事更不必論又孟子以赧王元年去齊二年在宋而世子來見又閱滕定公薨喪而後孟子至滕則當在赧王三四年或五六年薛應旂人物考云滕文公見孟子欲行井田之法後二十一年爲宋所滅據史記赧王二十五年滕爲宋王偃所滅如其說則以爲見孟子在赧王四年而孟子時當六十二歲也滕文公考趙註據世本滕有考公麋元公宏而謂似避諱改考公爲定公元公行文德故謂之文也按左傳滕先有文公知此乃不疑上同祖謚近齊楚蓋滕逼近楚之正北齊之西南是時楚爲懷王齊爲潛王故孟子得以君如彼何哉斥之

築薛章

此章語意似無所以策勝者然其言為善必王且言創業垂統孟子不猶以井田學校望文公哉不然舍國計民生有何統業且從何處為善耶 薛夏車正奚仲國至商仲虺為湯左相春秋列國興廢說孔穎達謂小國無紀不可知亦不知為誰所滅容齋隨筆謂薛自奚仲受封享國千九百餘年傳六十四代為宋王偃所滅此似誤國策但言偃伐薛不言滅且是田氏之薛而薛更以赧王三十六年齊魏滅之也至奚仲之薛當久為齊滅宣王固以之封田嬰矣史記年表國策竹書並載之年表作湣王三年今移作宣王二十二年國策註宣王二十年竹書以屬威王然在梁惠改元十三年則宣王二十一年今薛城中

有靖郭君墓後田文亦代立於薛通鑑載薛公田嬰卒子封孟

嘗君

此載之顯王四十八年則與封嬰同時矣疑似預言之而嗣立尚當在其後

至史記載孟嘗君

入秦用鷄鳴狗盜出關此在赧王十六年其前則在薛招致食客時也孟子以赧王四五年至滕在之宋薛後薛已為孟嘗君之薛城薛之役國策靖郭君欲城薛以客有海大魚之諫而輟城薛矣至此時築城則自為孟嘗君也薛故城在滕東南四十里又孟子與孟嘗君相際若平原君以赧王十七年封信陵君以赧王三十八年封春申君以赧王五十二年封前後不相及在孟子時預稱四君誤 孟子初至滕言子力行之註謂未踰年稱子至此兩稱君豈在滕有踰年之久哉

此章孟子至魯在適滕之後薛氏人物考載平公五年用樂正子為政六年孟子過魯季氏本謂在赧王四年此俱推測然要約畧近之史記年表平公元年是赧王元年卒以赧王十九年惟表載平公四年秦惠文王薨平公十九年楚懷王死與魯世家平公十二年秦惠文王薨文侯七年楚懷王死不符而秦惠文王薨實在赧王四年楚懷王死實在赧王十九年則平公自當以元丁未終乙丑為定若徐廣引皇甫謐謂元乙巳終甲子之說不必泥按此則平公之立在齊宣卒年其廣文選載平公與宣王會鳧繹山下者是附會之說齊宣豈遠與魯平會且戰

國時嶧山更屬鄒地也又平公亦以赧王十九年卒而孟子已書其諡可見孟子之卒在平公卒後前喪似孟子身親之事且前以士則當在孟子中年人物考作孟子三歲喪父謂本列女傳然考宋王回所校劉向列女傳所載孟母事蹟並無此文則直是謬也王復禮四書補註謂若三歲喪父則豐嗇非所自主倉何得言之平公安得信之樂正子安得不辨之則俗傳洵非可據至孟子四考以士及三鼎謂為仕鄒則亦臆測按儀禮士冠士昏士相見等禮而

御案於士相見篇以天子之士侯國之士及王制秀士俊士選士造士通謂之士其費不異則其禮從同云云是士固兼未仕之

士言又三鼎固士喪殯葬用之而婚禮共牢亦三鼎婚有攝盛之義則必未仕之士得用三鼎而因以濫觴於喪祭焉安見孟子不以未仕之士而三鼎也此說存參 孟子父母譜載孟子父名激字公宜母仇氏而薛應旂通鑑於元延祐三年載封孟子父激公宜為邾國公母仇氏為邾國宣顯夫人則史已遵譜又康熙字典於仇字註載孟母仇氏可見此說自唐宋以來沿之不為無據

男 皐敘皐校字

孟子篇敘卷二

華亭姜兆猗孺山

公孫丑全篇

此篇申言在齊事前篇齊宣王十一章皆是與王言者此則在齊私議並與及門暨齊臣問答者另著為篇以綜前後情事焉

當路兩章

首章言當路於齊下章言加齊卿相須著眼兩齊字此初至齊擬議情事也兩章內言王正以發明與齊宣言王之旨丑言管晏猶是王言桓文徐徹茲謂宣王曰可得聞丑曰可復許皆震望而不敢必之辭按此正是將兩篇互證者蓋此章言王即從

無以則王來言德卽從德何如來言仁政卽是保民惟言時勢則爲對王所未及者耳 路史以孔子稱桓公管仲之九合一

匡而疑孟子之斥桓文薄管仲不知春秋時可以用霸蓋當日

周雖衰微名義尙在齊桓用管仲率諸侯以尊周於周室實再

造焉若至戰國周大勢已去

自顯王二年趙韓分周爲二二周公分治之王寄焉而已王城爲西

周成周爲東周慎靚以上在東赧又遷西

故湯武丁節言商實是言周蓋對照看來

明是商則然而周不然局面此時而言霸則誠齊威之續已故

孟子之不爲管仲非徒謂功烈之卑也實審於時勢也且卽起

管仲於此日亦不爲也而何不可行仁而王哉朱子謂孔子尊

周孟子不尊周如饑食渴飲夏葛冬裘之異宜爾然則孟子善

學孔子實在於此而亦何妨以孔子之崇霸者而爲孟子之黜

霸也然其意究未闡明而後人如施德操孟子發題乃以黜霸

尊王爲四大功之一人亦思其黜霸尊王之故也哉 曾西註

曾子之孫

按

經典序錄云申字子西曾子之子又禮記檀弓穆

公之母卒問於曾子鄭康成註曾子曾參之子名申

御案

申字子西孟註曾子之孫誤

賢聖六七作朱註於君奭篇

所言賢君五湯太甲太戊祖乙武丁之外加以盤庚亦祇爲六

至無逸篇言殷賢君三則太戊武丁外又有祖甲

按

孔疏以祖

甲爲太甲非也蔡傳本鄭氏解謂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

以爲不義而逃之民間以是爲不義惟王之証至祖甲之舊爲

小人則與高宗之爰暨小人相類皆習勞民間之意云爾不得如孔疏引太甲之茲乃不義而以小人爲儉小之人解據此則祖甲實武丁後又一賢君也如此方足六七之數至下文不曰紂去祖甲而曰紂去武丁則又以武丁統祖甲也 微子微仲家語以微仲爲微子之弟曰知錄亦謂微子卒立其弟衍是爲微仲仲亦稱微者猶微子受國不受爵之心也至仲之子而始稱宋公云而陳澧檀弓註於舍其孫臚而立衍句以臚爲微子孫以衍爲微子庶子鄭康成亦以爲微子嫡子死立其弟衍殷禮也今就檀弓之說推之旣已云孫則立者自當爲子鄭氏所云立其弟其字從嫡子說來不從微子說來可知明包爾庚文

有云微仲者微子之次子也啓爲長兄分稱元子仲爲支庶屬在王孫云云此說四書釋地亟賞之 膠鬲四書翼註據孟子

膠鬲是文王舉而薦之紂周興後蹤跡無所攷蓋不臣周也 按

詩書不載卽可云無所攷矣若呂氏春秋有武王使周公盟膠鬲又紂使膠鬲觀兵武王對以甲子至殷乃大雨疾行勿使失期等語皆附會之辭不足多據 置郵 按元許氏之說謂馬遞

曰置步遞曰郵又明楊慎分置郵爲車騎以分屬驛駟因謂置緩郵速驛遲駟疾也云云非是蓋置卽驛也如曹相國世家祗善置田橫傳尸鄉廐置可証古三十里一置郵亭舍也如白起傳杜郵漢書黃霸傳郵亭註云傳遞文書所止處是也

不動心章

此孟子自言致王本領上章言齊之易為王此章言已之能致王兩章相承看所言不動心亦不動心於王而已而其要在知言養氣則自願學孔子得來此與前篇言仲尼之徒相照見得王是仲尼之徒所道者 上章言行仁政而此章未之及要之言由此霸王則亦猶言行仁政而王矣集註天下之事無所疑天下之事無所懼事字即以行仁政言 卿相古有公卿而無相通典黃帝六相堯十六相此但為之輔相不以名官日知錄引宋書百官志殷湯以伊尹為右相仲虺為左相然其名不見於經惟書說命有爰立作相之文禮記月令命相布德和令註

相謂三公相王之事是三代時言相者如孟子言舜相堯禹相

舜益相禹伊尹相湯周公相武王之類耳惟左傳莊九鮑叔薦管

仲曰使相可也襄二崔杼立景公而相之慶封為左相似漸以

相名官至六國時一人知事者特謂之相故史記稱穰侯蔡澤

范雎皆為秦相 按秦武王二年置丞相是年梁襄王十年齊湣

王六年漢書丞者承也相者助也今丑言卿相是戰國時口吻

孟賁帝王世紀云齊之力士能生拔牛角秦武王好多力士

賁往歸之 按秦武王以赧王四年立赧王八年薨賁之歸秦固

在此時又國策載赧王四年張儀說韓稱秦卒與山東之卒猶

孟賁之與怯夫烏獲之與嬰兒率孟賁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

弱國必無幸矣云云可見秦是時實有此二人也鳥獲至丑於

此章稱之殆孟賁猶在齊時乎而由慎靚二年至赧王四年凡

九年人之以勇力見者要在壯盛一二十年間今以此綜孟賁

先後知不得上及顯王三十四五年時因可見孟子遊齊固當

在慎靚王時爾 告子註名不害固緣趙氏訛以為即浩生不

害而誤四書考異引墨子告子勝仁句而以勝為告子名恐亦

非是蓋墨子當先於孟子而告子則與孟子同時不應墨子預

稱其名也 自反而縮句要涵行道致王意在內王觀濤云由

此決大疑斷大事者是也 不得於言解或問謂要與下文相

貫則是他人之言而集註未分在人在已然觀孟子之知詖淫

邪遁乃政是得於言 志氣解應鏞於孔子閒居篇謂孔子論

禮樂之原實以志氣為之主始言塞乎天地末言氣志如神則

充養之妙而無閒也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

閒者也中論五起反覆以志氣為言蓋持養用功者不一而足

也孟子所謂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也據此則孟子發題以明浩

然之氣為發孔子之所未談不知實本孔子也 詖淫邪遁不

是尋常談論其辭蓋欲以施之天下國家如言縱橫言刑法言

開墾言戰陳無不與政治相關而能行仁致王者有以知其蔽

陷離窮焉 得聖人一體屬之三子而不及由求子賜諸賢豈

泛舉之與竊按論語子張一篇首載三子之言而次及曾子子



貢又檀弓一篇亦多載三子之言而更多右子游處外惟及子路曾子有若耳豈不以三子後孔子卒於春秋以後戰國以前大行其教足以繼孔子而提唱鼓動之哉所由齊魯之間更相引重而以為得聖人之一體耶冉牛閔子顏淵與論語德行節敘次異此豈故逆數之耶抑以冉牛少孔子七歲闕里廣志孔子十五歲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俱見史記而以齒為序耶

以力假仁五章

此以下五章實孟子皆會與宣王言者既退而又發明其義也雖不言齊而可見其為齊焉此章霸王字德字俱跟前兩章來而皆與牽牛章相發又上章並言王霸而此章將王霸劈開即以破公孫丑之說前章言齊地不改闢此章言王不待大言外有見得齊况地大之意 文王以百里日知錄謂文王自岐遷豐其國已跨三四百里伐崇伐密自河以西舉屬之周至武王而西及梁益東臨上黨無非周地以見文王不止百里然孟子殆本文王治岐言耳

仁則榮章

此章仁字即是以德行仁所謂榮即是王也貴德尊士當從國君進賢說來 國家閒暇自是齊國光景當日齊與秦遠國不被兵固為閒暇而般樂怠敖尤是齊宣受病處觀前篇莊暴章好樂陳善以為好喜樂之樂則王之般樂可見至雪宮章孟子

固欲畜止王之樂矣此兩篇可互証處

### 尊賢章

此章蓋申發政施仁之實緣前篇天下仕者云云但言五者之效而未詳仁政所在其下文又但言制產非可以該此五者也故於此詳著之觀天下皆悅而願云云俱與前文相合可見至願為之氓句亦未嘗不該得赴愬在內也並可與明堂章所言王政參看 尊賢使能節 按孟子與齊王言謹庠序之教尙是教農民而未及造士之法 在滕言學校當有造士 攷周禮地官師氏保氏鄉大夫州長之屬春官大司樂樂正之屬所以教士者在養其德厲其行勗其道藝鄉大夫三年大比而興賢者能

者獻賢能之書此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也至辨論官材王制屬之司馬 周禮大司馬無其文而小司馬之職闕 御案以諸官例之

則小司馬專掌必辨論官材也 又儉之以司士乃有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

詔事以久奠食之法 以德二句是賢以能二句是能以能不可截取三句說 此為賢能大來

歷戰國時學校久廢所以賢能之士不必從鄉校中出而孟子

言賢能當有溯源學校之意在 市廛節廛而不征是古制如

周禮地官廛人職之廛布司關職之征廛皆是若法而不廛是

孟子意蓋又寬矣此節明是居貨之賈而曰天下之商要之商

離賈不得周禮司士以商賈阜貨而行布解商通貨而賈為之

居則貨阜賈居貨而商為之運則布行可見商賈原相為用孟

子前章言商賈而此但言商蓋以就文法對偶耳

關譏節

按

周禮司門之征其貨賄是關之征亦征商耳乃孟子不曰天下

之商而曰天下之旅須知言旅即有商在內又關而征不惟害

及商而且擾及旅故言旅 耕者節當從前章制產說來蓋必

先制產而後可言助而不稅也當如文王治岐之九一而更行

助 歷無節趙註於第二節歷字訓為市宅而此節不復註則

亦以為市宅而朱子仍之蔡虛齋乃畫然謂上節歷字是市歷

此節歷字是民歷市歷者歷人所職以貯貨賄之歷民歷者在

國中左右三區或在城邑井邑而不必在市 按此當以載師職

以歷里任國中之地言則在城之歷以遂人職之夫一歷言則

在野之歷也 夫里之布日知錄周禮閭師職日凡無職者出

夫布載師職日凡宅不毛者出里布集註未引閭師文今人遂

以布專屬於里 按朱註蓋沿趙註之舊而近日講家已多從顧

說者 氓字解疏引周禮制地之法以鄉為郊近主有知為民

以遂為野遠主無知為氓然此解不可據即如本文民願為氓

豈可云有知而願為無知乎當如楊用修解謂氓與民義別蓋

氓之字从民从亡流亡之民也周禮凡治野以田里安氓以土

宜教氓若是本國之民已受田矣何必以田里安之已安土矣

何必以土宜教之乎則氓是去其本土而占籍於他國者也又

曰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若是本國何得云天下之民若

是本民何得稱氓乎周禮地官旅師新氓之治

御案謂新氓有二一記所稱自諸侯來徙家者一凶荒就粟樂其地而願畱者遵此則氓爲流亡之民固不可易

### 不忍章

此章因王不忍一牛而重揭不忍之心也自謂不能謂君不能跟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來擴充卽推恩意苟能充之四句卽故推恩四句意

### 矢人章

仁術字前篇言行仁之術此章言擇術在仁義似有別然彼章從是心說來亦未始不重仁字也此章仁字爲仁字須以仁心

仁政言朱子謂孔子之言仁專言之也孟子之言仁義偏言之也蓋謂以勉時君擴充之用故曰偏言而如此章則正其偏言者耳天爵安宅二句李震則以此作進術於君講謂仁之爲道可榮而不可辱爲天之尊爵可安而不可危爲人之安宅蓋恩結千人者卽爲千人之雄澤被萬人者卽爲萬人之雄其推愈廣而其位愈高故曰尊爵又惠澤多者愛之之人多相與居之人亦多殘刻少者怨之之人少相與奪之之人亦少其德愈長則其業愈大故曰安宅云云此不徒以維皇降衷安土敦仁言者人役句當以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言役字以天下諸侯言方警切若尋常學者

孟子卷之二  
何嘗爲人役耶四書滙參謂不必因人役字粘定治術講此是不謂此章爲申說齊事耳 仁者節 按禮記射義疑是漢人附會則不怨勝已反求諸已云云當卽取孟子此節文

子路章

此章似以王不受善言

如顧左右言他可見

而以舜禹期之耳如此則與

全篇相貫

伯夷章

此是孟子自明來齊去齊之故非論夷惠也蓋從夷惠行事上生出不屑就不屑去兩意講家謂一是故字一故字是懸空摹擬甚當乃從不屑就不屑去上斷爲隘與不恭而君子不由則固有可就可去者矣孟子又何妨先就齊而後去齊哉上半篇是記就齊事下半篇是記去齊事而此章乃其闕捩處是借夷惠以立說豈又忽貶夷惠與下孟章之言清和自矛盾哉姚舜牧四書疑問有此章是論去就非論清和之說而要當有孟子自爲寫照之旨在此 袒裼禮記內則云不有敬事不敢袒裼朱子曰敬事如習射之類射而袒裼是敬若勞而袒裼乃是不敬 按此則袒裼與裸裎有別

天時章

黃氏曰抄謂此多助寡助之分豈亦爲齊而發與 按此或以齊有師命言之也所言人和與梁惠王伐燕章言民悅可相証

天時之說文獻通考兵家書四種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無旺相孤虛之說旺相孤虛屬五行家班固藝文志序謂之小數擇時日談祿命者所用非將畧兵機也然後世要不廢遁甲六壬等說 三里之城或謂子男之城左傳疏天子之城方九里公當七里侯伯當五里子男當三里而賈公彥典命疏云據此文上公九命以下以九七五爲節則天子城宜方十二里公宜九里侯伯宜七里子男宜五里云云 按此則三里固無專屬耳

### 朝王五章

此下五章見得孟子在齊名不至餽不受弔不言固非若距心蚺鼃有官守言職者之所可例而其義或爲門弟子發之或爲齊臣言之均可以見孟子之自處焉 朝將視朝句朱註以爲

朝將之朝如字趙註云儻可以來朝見則我將力疾視朝是朝將朝字亦從潮音讀也至孫疏作視其來朝又不如趙註爲直截 孟仲子趙註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朱彝尊曝書亭集孟子弟子攷以爲卽詩傳所引之孟仲子 按詩維天之命傳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德也闕宮傳引孟仲子曰是祿宮也詩譜云子思論於穆不已孟仲子曰於穆不似邢昺疏謂孟仲子子思弟子與孟某同事子思後學於孟子然此說不足據夫孟子且不及事子思又何論孟仲子哉困學紀聞引徐整云子夏傳曾申申傳魏人李克克傳魯人孟仲子原

註此與孟子之孟仲子豈名字之同與據此則不得併為一人至三遷志據譜載孟子娶田氏生子名仲子之說則直斥趙註矣齒一按孟子來齊當為五十三歲去齊則為五十八歲蓋時已艾耆矣與前篇壯行參看自可得孟子年歲

陳臻章

觀前日今日云云明是孟子先在齊而後在宋薛也講家謂當在宋也是追憶之辭其實若於齊是追憶耳孟子以赧王元年去齊金仁山集註考証謂自去齊歸鄒二年如宋蓋此說本大事記而時當宋王偃十六年也其之薛當亦即在是時按自田嬰封薛而文代立其嗣位未知何時然赧王初年當已是孟嘗君觀閭戒而餽應是孟嘗主家政待賓客時也又薛以齊宣二十一年封是年當顯王四十七年則謂孟子以顯王三十五年遊歷者不知時尙未封薛也又風俗通載孟子絕糧於鄒薛豈薛多暴桀子弟已在孟嘗招致姦人之日與

平陸章

平陸攷四書釋地謂平陸齊邊邑引齊世家康公貨十五年魯敗我平陸孔子時為中都邑地爾時屬齊即今汶上縣地則平陸是齊南魯北又四書集證引國策魯仲連遺燕將書云魏攻平陸索隱註在西界則平陸東與梁界也 持戟之士註謂戰士而四書釋地謂是大夫守衛之士引商君傳持矛操闔戟者

旁車而趨聶政傳持兵戟而侍御者甚衆可見時尙武備藉以防姦也至失伍則郝京山云伍班次也失伍不在班也去之罷去也皆與註異 爲都禮記大夫不得祖諸侯句孔傳引左傳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而謂公子爲大夫得立宗廟於采地御案斥孔說之非以爲邑有先君之廟者如武王遷鎬而文王廟猶在豐故成康大事告廟必至豐晉遷新田而桓莊廟猶在曲沃故曰曲沃君之宗邑云云 按平陸非齊宗邑豈應有先君之廟且爲都者五更不應五處有先君廟也固當以毛氏傳下邑曰都釋之方得

胝鼃章

靈丘考郡國志載滕縣東北二十里有明水湖齊乘云明水之南有靈丘城周圍八里內有子城史記齊世家威王元年韓趙魏乘我喪伐我靈丘是矣 按此則靈丘在齊之西南三晉伐靈丘事在安王二十四年魏韓趙世家雖分載實本一事魏屬武侯九年韓屬文侯九年俱合趙作敬侯二年則誤當如年表亦作九年觀魏使吳起當是魏合韓趙而來也此豈魏齊接壤或由魏而至靈丘與

爲卿章

此章齊卿之位跟爲卿於齊來是指孟子隋書經籍志云孟子十四篇齊卿孟軻撰此亦稱孟子爲齊卿之証丑言不小見得



孟子爲可以言孟子不與言仍是無官守無言責進退綽綽之義無惡小人意在內若以齊卿爲王驩丑不應震羨至此且本章固明言蓋大夫也註云攝卿以行而曰蓋者是亦疑而未定之辭 蓋註云下邑而四書釋地以爲與陳氏食采爲一邑半爲王朝之下邑王驩治之半爲卿族之食邑陳氏世有之也

自齊葬魯章

此章可見孟子仕齊又以喪去職而不久在齊之意 葬魯事孫疏謂孟子仕齊喪其母乃歸葬於魯閻氏引列女傳孟子在齊擁楹而歎孟母見之之文以証母同在於齊而沒於齊最核若日知錄謂是改葬然匠人棺木云云明是初喪用木也後人

以此文似葬畢卽反遂疑孟子不行三年喪四書釋地謂反於齊是旣終三年喪復至齊爲客卿耳充虞問答在三年後至前日字謂爲遙指初喪時言此則繫終喪於葬魯後者孟子四考謂反非卽指齊特止羸以終喪謂羸爲齊邊境而介鄒魯之間因以爲五虞卒哭練祥之所此又繫終喪於止羸後者兩說似閻氏爲優蓋終喪何必在羸而葬魯下自可該終喪在內不必以文不具爲疑也至毛氏以反爲反哭郝氏以反爲反而拜賜周氏以反爲反而致事此總須於本文添字以就之而孟子之如何終喪尙須補出則曷若竟作葬魯終喪而反且本文豈謂不終喪而卽反魯乎若典故辨正於嚴不敢請句謂三年不嚴

久矣則恐不然嚴字文法劃在前日上講非謂終三年之嚴也特請則在於今耳且三年亦不可謂不嚴如孔子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則喪事未終而除衰棄杖以前無日非嚴時也孟子之嚴証以孔子而可見也又據葬魯一節可見孟子辭卿而歸復反於齊所以尹士章之然且至句郝京山謂是再至也 羸註齊南邑在今萊蕪縣志云縣治有孟遊亭孟子止羸卽此

沈同二章

此兩章亦論伐燕要為沈同陳賈言之與前篇對宣王言者有別故次在此註林氏謂此書散出無先後之次欲以前篇十章

十一章置之此兩章中間似未得孟子編輯成篇之大旨也又據此章或以孟子既不勸齊何以不諫為疑然觀王甚慚於孟子句可見是諫而王不聽也此可推測於言外者 燕人畔章內未及如何畔光景通鑑赧王元年燕畔註謂是時燕人雖未立太子平固已相率畔齊云云按初畔時是立公子職也至立昭王在赧三年又索隱引年表云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今本闕太子則太子已死於國人反攻時矣故國策本論謂昭王非卽太子或太子名平而昭王不名平也又燕畔內可想見齊勝燕必有留燕駐防將卒畔時或為燕所屠或齊自遁歸各情事蓋不藉天下諸侯之救而燕已反正矣自後燕乃立昭王齊亦宣王

薨潛王立兩國始各安堵如故 管叔以殷畔當專以周公誅  
管叔言本文但言殷不言武庚註於管叔武庚若併爲一事要  
之管叔之畔固當借武庚然畔有先後誅亦有次第朱子鴟鴞  
詩傳說從孔氏固以爲作於辟管蔡之後矣觀詩言旣取我子  
毋毀我室明是旣誅管叔再告武庚豈得以管叔武庚並說儲  
在陸文集以居東而得管蔡爲一事征東而誅武庚又一事有  
云自流言播而周公出周公出而管蔡誅管蔡誅而君心疑君  
心疑而風雷作風雷作而成王悟此金縢之文之明白可攷者  
也自成王悟而周公歸周公歸而武庚畔武庚畔而東山征東  
山征而殷命黜此大誥之文之明白可攷者也此可見管蔡先  
發故先辟武庚後動故後亡故金縢罪管蔡而不及武庚大誥  
罪武庚而不及管蔡也然則管叔但藉殷以畔而不與武庚同  
時並起又可証燕之不在以立昭王爲畔也 居東解王千仞  
詩經比義述以爲居幽蓋蔡氏謂居國之東國固以鎬京言鎬  
今鳳翔府邠今邠州屬西安府鎬西幽東輿地鑿鑿惟公居幽  
故鴟鴞是公居幽時作伐柯九段諸章是幽人聞王將迎公而  
作詩註東人卽幽人也而夫子刪詩乃以諸詩繫之幽焉此解  
確鑿若鄭氏王氏以爲東都洛邑則時尙未營東都也

致爲臣章

此章就見數言亦宣王語而載之此篇者則是以王言引起而

下乃爲時子陳子言之也至孟子之歸綱目載赧王元年齊伐燕取之醢子之孟子去齊則是時爲宣王二十九年發明謂綱目詳書之者著其與時君不合之實也是固以去齊屬伐燕講金仁山亦謂孟子之歸編次在燕人畔之後似以此事去齊至郝氏九經解直推到宣王伐燕而潛王之禍實兆於此以見孟子之去爲先見是更推勘後來之說也 四書翼註論孟子所以惓惓於齊之故謂以當日形勢言之秦暴楚昏不可與語燕敗亡之後韓趙魏迫於秦勢不久存惟齊依太山表東海形勝得十二上接冀雍下連荆揚旁聯徐豫可以中天下而立也云云據此論自不當輕言去齊矣 繼見句 按 孟子是年去而王

亦是年卒則固不繼見也令人發身世蒼茫之慨 季孫子叔疑趙註以爲二人孟子弟子也解云季孫以孟子不欲而曰異哉子叔亦疑之云云自宋神宗元豐以孟子爲國公廟至徽宗政和五年乙未春詔以樂正子克配享公孫丑以下從祀加封爵焉樂正子克利國伯公孫子丑壽光伯萬子章博興伯浩生不害東阿伯孟仲子新泰伯陳子臻蓬萊伯克子虞昌樂伯屋廬子連奉符伯徐子辟仙源伯陳子代沂水伯彭子更雷澤伯公都子平陽伯咸丘子蒙須城伯高子泗水伯桃子應膠水伯益城子萊陽伯季孫豐陽伯子叔平陽伯爲十八人元吳萊著孟子弟子列傳其書不傳而序以爲十九人則於十八人外殆

益以滕更也曝書亭集以滕更明云在門則為門人無疑云云

按此係宋元以前之說朱傳出則季孫子叔不從趙氏說矣而

大清會典乾隆二十一年禮部覆准去舊時侯伯封號改題先

賢樂正子克公孫子丑萬子章公都子四人先儒陳臻以下十

四人者則猶宋十八人之數仍以季孫子叔為先儒也乾隆丙

午科順天鄉試季孫曰異哉子叔疑題第 名 墨則

從舊說中式 攷孟廟在鄒縣東北二十五里四基山下者乃

宋兗州守孔道輔訪得孟墓因立神道碑并建祠於墓西南其

在鄒縣南之廟則翺於宋宣和四年後代歷加修葺康熙甲子

始發帑重修規模宏整乃曾見廟制則正殿奉祀孟子以樂正

克配兩廡分祀公孫丑萬章浩生不害孟仲子陳臻充虞屋廬

連徐辟陳代彭更公都子高子共止十二人則尚係舊時舛錯

竟未更正也廟後為寢殿祀亞聖夫人廟左為孟子父邾國公

殿此本元延祐年間封爵也

孟子去齊四章

自此章以下迭記孟子去齊要各有義此章以宿於晝言雖乍

至而宿然已有再宿三宿義在尹士章之去齊是初出晝情事

充虞章之去齊是出晝後在路情事末章之去齊係以居休是

去齊而已有所居矣當非道路暫憩之謂四書釋地謂孟子去

齊歸鄒中間經過地名休者稍憩焉並有休在今兗州府滕縣

北十五里距鄒約百里之說此恐於居字未審 晝註當作畫

齊西南近邑也 按 史記田單傳聞畫邑人王蠋賢劉熙注畫音

護齊西南近邑也後漢耿弇討張步畫中遂攻臨淄卽此而括

地志以畫卽戟里城在臨淄西北三十里則與孟子歸鄒在齊

之西南者判然相反典故辨正謂戟里在臨淄之西括地誤言

北耳 子思仕穆公攷 按 孔子哀公十三年夢奠之時伯魚已

卒四歲子思卽幼亦應五六歲自是閱十四年而哀公卒又閱

悼公元公共六十五年則當穆公初年子思或七十餘歲猶可

以仕綱鑑繫尊禮子思於穆公元年底幾近之而史記子思壽

六十二歲之說已不可從若孔叢子載子思居衛聞繆公之喪

而不服則又終穆公三十三年又載子思言苟變於衛侯通鑑

載在安王二十五年是又在共公元年此時去孔子沒已百年

子思未必尙存也薛安州云子思之年毋乃過於壽考則此事

皆不可信至孟子在平公年間壽屆六旬由平公前逆數之爲

景公康公共公凡六十年而孟子生年趙氏惠謂當在穆公之

末共公之初 按 孟子生烈王四年則爲共公五年是孟子之生

與子思之卒或相去不遠斷不能親受業於其門孔叢子稱孟

子師子思論牧民之道是緣飾爲授受淵源耳依託之言不足

多據 千里見王閻氏謂自大梁至臨淄故云千里若由鄒而

往僅得半耳此說似不可泥如孟子自鄒至梁亦云不遠千里

要皆六七百里日知錄謂古以三百步爲里今以三百六十步步爲里而尺又大於古四之一今之六十二里當古百里按此尤可得古今里數大概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孟子殆本周之成王定鼎卜年七百來想周七百之期當時自必人人言之口沿以熟故孟子卽其言計之而以爲數過也所謂周過其歷也其數字從周之數來不得如趙氏過五百之期解又周字固當從武王元年巳卯算起亦可從成王定鼎算起且以卜年七百爲準則不得云八百有餘歲而但當云七百有餘歲此無論在顯王四十五年前爲七百九十八歲與在赧王元年時爲八百有九歲皆可云七百有餘歲然則孟子生卒攷欲執此句以

證孟子去齊在顯王年間四書典故辨正執此句以証齊人伐燕在顯王年間者均不足爲據又孟子所言年歲大約舉其大數而不必編年細算如論聞知之統概言五百餘歲按堯以甲辰在位歷一百年又閔虞五十年夏四百四十一年至桀甲午而有湯是堯至湯共五百九十一年湯以乙未在位至帝乙十年巳卯而有文王共五百八十八年文王以巳卯卽諸侯位至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孔子生共六百三十二年而孟子統言之亦可知七百餘歲之亦舉大數耳有師命按齊與梁趙楚燕擊秦又齊與宋攻魏敗之觀澤二事當慎覩王三四年史記以屬湣王實宣王二十五六年而孟子適在齊時事

姪

欽亮舜俞校字  
岡羽階

孟子篇叙卷三

華亭姜兆翀孺山

滕文公全篇

此篇是更敘孟子在滕及梁宋事蓋大要是與其諸臣論說而與及門問答者並附焉此與公孫丑篇皆以補首篇所未備

滕文公三章

此以滕文公建篇而不與梁惠王篇滕文公三章並次者緣此首兩章尚是文公未為君時事固當分見且次章是為然友言之三章要為畢戰言之故另著為此篇首章自滕之楚典故辨正謂是時楚都媯今湖北襄陽府宜城縣西南九十里宋都商丘今河南歸德府商丘縣滕



在兗今兗州府滕縣西南地自滕之楚而取道商丘路較回遠四書釋地

言楚地直至泗上今泗州滕南與楚隣一涉足便至其境此言即

接楚之東鄙耳 性善困學紀聞謂孟子言性善發前聖未發

之說然竊按是善學孔子也孔子言性相近習相遠似未言性

善而繫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陳北溪謂

造化源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是之善

則孟子之所謂善實即本於夫子之所謂善而言又朱子謂中

庸為七篇所自出則性善亦即率性為道之旨

滕定公章

世子能行喪禮可見是由性善而發 三年之喪毛西河力言

滕先君莫之行是叔繡以來不行三年喪魯先君莫之行是伯

禽以來不行三年喪其意以為夏商是三十六月之三年喪至

周而改為二十五月故云莫之行此似看先君字太泥矣按唐

儒王元感謂喪是三十六月張柬之駁之以商書伊訓孔安國

註湯以元年十一月崩以二年十一月小祥三年十一月大祥

而三年十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則是二十五月而畢云

云此則與儀禮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相合儀禮是

周制則商周同也豈以周公改者哉若魏儒王肅以中月為即

在大祥之月之中則當二十五月漢儒鄭康成以中月為中間

一月則間過二十六月而以二十七月為禫是為二十七月至

唐虞夏本不可考據竹書帝堯陟當乙卯而舜元為己未舜陟當戊申而禹元壬子禹陟當己未而啟元癸亥中隔三甲子則或為三十六月也 齊疏之服註不緝曰斬衰緝之曰齊衰孟子言齊不言斬或遂謂古者有齊衰無斬衰父母之喪皆齊也此說非是集註考証引檀弓曾子對穆公語哭泣之喪齊斬之情饋粥之食數語謂孟子既曰嘗聞則當是古語傳頌之訛而孟子引之爾實當作齊斬之服

問為國章

此章前半固與文公言然是引起當行助語尙未了下半與畢戰言乃實指助法經界也章次故屬在畢戰一邊而分載於此

五十七百畝或謂夏不井授者非也蓋自洪水蕩汨禹始則壤其時已有井田濬畎澮距川即周禮遂人之川涂溝洫也左夏少康有田一成有眾一旅非井田安得恰一成之田起一旅之眾乎禹既創制後代因之而孟子乃有五十七百畝之說朱子謂自五十增為七十自七十增為百畝井里疆界都須更改恐無是理蓋疑之也而後人不得其說各以意推王肅則謂夏民多故五十畝殷漸少周尤稀故增益之陳祥道則謂夏田未盡墾殷漸拓周益闢徐氏則謂夏民儉約故五十而用足周彌文而用廣不得不增金氏謂夏時一井十六家受之商一井十二家受之袁氏謂夏以五十為萊田殷以三十為萊田賈

公彥謂夏五十據一易之地家二百畝稅其百畝殷七十畝據六遂之地百畝萊五十畝稅其七十五畝周人百畝據不易之地全稅之熊安生謂夏政寬故稅其半商稅急故稅其七周政極煩故全稅之以上諸說皆與事理隔闕不可通此惟蔡邕尺度不一之說得之日知錄亦謂三代之制在於貢助徹而不在於五十七百畝此特丈尺不同而非有異也禮記王制古者以周尺節

御案謂古今授田有異數無異實而蔡邕所謂尺度不一固非周以八寸爲尺之說周尺當亦十寸爲尺第周之一尺實當商之八寸耳又周尺周字非指周代之周蓋周者盡也盡十尺之數也古之丈田於一丈之中盡十尺之數去其二尺而以八尺爲步今之丈田於一丈之中盡十尺之數去其三尺六寸而以六尺四寸爲步步廣則畝數少步狹則畝數多故商之七十畝於周爲百畝而周之百畝於漢爲百五十六畝二十五步也遵此可見尺寸丈田不同之大概焉 徹字解或以兼行貢助爲徹非是集註以合作均收爲正訓此本張子透徹而耕一語推之耳而語錄中則謂此亦不可詳知或但耕則通力收則各得其畝未可知也則朱子亦疑而未定也要之徹之爲義惟任啟運徹者君民上下相通之說爲確蓋年豐則君民同其有餘年凶則君民同其不足此方與貢助字皆從君民起義一例 其實

什一句註貢法固是什一而助法乃是九一何言什一則述朱

謂算法各有所因耳合同井九百筭則為九一就八家皆私百

畝筭則為什一也

按夏是五十畝稅五畝為什中之一殷是七十七畝稅七畝是為什外之一也

至周

如任鈞臺說九夫為井而中無公田是九家各百畝而以十畝

起稅則實是什一也

按二十畝為廬舍及十四畝為廬舍之說不可泥

徹者二句讀書

記謂此不言貢法者有龍子曰一節在其意中也商助周徹乃

偏倒轉說來此非文法錯綜之比蓋孟子意分賓主見得徹之

為徹其法固良而助之為藉其法尤美語雖平敘意實趨下云

云

按徹者句內須直透徹無公田講方得

兩我公田節萬充

宗謂八家是殷制九家是周制周九夫為井悉以授民其稅法

則隨年豐凶使民納十畝之入而有無可通故名徹禮記王制

古者公田節

御案商之公田在私田外周之公田即在私田中故孟子云惟助

為有公田明其制之異雖周亦助明其意之同蓋自商至周必

生齒日繁無田可給不得不變法并以公田授民故曰九夫為

井又曰夫三為屋屋三為井此周一井九夫之明驗也若至戰

國兵爭死亡民生反耗反不免地廣人稀故孟子欲行助法所

謂與時宜之也

庠者三句

按

庠序校以黨鄉州言乃孟子先

從庠說起意此句是隱涵周字在內下校序則仍順次夏殷耳

夏曰校三句俗說謂鄉學一而遞變其名此說非是李安溪

說謂此孟子所述周制也夏時惟鄉有校耳至州序黨庠則未有也殷則不惟鄉有校并州亦有序矣至黨庠猶未有也周乃取而兼用之有鄉校州序而黨又有庠焉蓋鄉學于是大備也黨與民親故主乎上齒尊長而以養爲義校則與國爲近故總乎德行道藝而以教爲義州序介鄉黨之間賓興之典實行於序故修乎禮樂容節而一以射觀之蓋黨統於州序統於鄉亦由庠升序由序升校此制以漸而加備事日起而有功也 庠序校是鄉學而已是大學至學則在郊之國學也蓋記曰家有塾則人當八歲入焉者乃是小學至十有五則所入者卽大學孟子所謂校序庠皆是也自此而升入國學則所謂諸侯之大學在郊者也其歲貢士於天子亦取諸此若天子之制則黨庠州序鄙庠遂序大約與侯國同而諸侯之郊學謂之大學至天子之郊學猶謂之小學所謂天子之小學在郊也郊學以大司徒掌其教教成乃升之大學蓋天子更自有大學也董子言五帝大學曰成均賈誼言三王大學曰辟雍是也 請野節此跟上文問井地來重在上句下句以通井授之窮耳下文鄉田二節固專言井地也國中句不與野作對馬端臨謂野九一者乃定田之制國中什一者乃取民之制最明按上句九字當照下井九百畝以九區言不以九分言有謂九一是合公田私田每家各得一百十二畝半而以十二畝起稅恰是九一者非是又

上句旣劃清制田九一當補取民什一則落下句尤晰至什一而賦當跟其實什一來言十分取一耳又鄭氏以匠人爲助遂人爲貢而時講乃以九一爲匠人之制以什一爲遂人之制此則又以什一之十爲十夫矣要之行貢以地不可井耳若仍如遂人之整整十夫有溝起數則何不竟劃爲井蓋貢法卽零星一二百畝皆可什一而賦馬氏故謂不必拘以十數而後貢法可行也且遂人匠人本是一法黃氏度曰今以遂人職合匠人職觀之遂人十夫有溝匠人九夫爲井蓋一井十夫其中爲遂而溝環之田占九夫而兼溝實十夫之地也自十夫積而爲百夫之漚千夫之澮以尺步計之當不過占一里十里之地也江

慎修周禮舉要曰十夫有溝與九夫爲井通爲一法九夫爲井以方言之十夫有溝以長言之耳釋考工記匠人爲溝澮節

御案遂人匠人之法實一而已遂人經田野之官匠人司其工役

未有不受法於遂人者知此則不得以匠人爲助遂人爲貢

註中鄉遂用貢都鄙用助之說蓋鄭氏因孟子此節文遂於周禮地官註之而朱子因之任鈞臺謂鄭氏之說豈謂王圻五百里內無可井五百里外悉可井乎且旣言鄉遂用貢都鄙用助又言王圻用貢都鄙用助一言國中郊門之內鄉遂之地又言六遂之地在郊以外是遂之地且未審其所在又烏知其爲貢爲助乎周禮六遂之官皆降六鄉一等是六鄉在內爲天子所

食之地六遂在外為公卿大夫食邑之地則鄭郊外之說得之  
而以郊內為鄉可也烏有統鄉遂而概屬之國中者哉且周禮  
於六鄉明言九夫為井孟文明言鄉里同井安見國中六鄉用  
貢法耶遂人之文明言治野夫閒有遂十夫有溝安見野之不  
可十夫耶云云 按任說最為明確今釋周禮井牧其田野節

御案謂鄉遂多平曠則最宜於畫井矣都鄙包陵麓則最不宜於  
畫井矣况建國或在中原或阻山澤即鄉遂多平曠都邑包陵  
麓之說亦不可通哉又孟子所云尤不可以此註証蓋遂當為  
野而鄉不可為國中也遵此則註說不可泥 圭田解大全辨  
云卿祿厚何必圭田必卿大夫既沒而使其子孫奉祭祀之田  
也周禮載師職士田下註云即圭田卿大夫之子孫不能世其  
業必以圭田與之使無廢祭厚之至也此與集註說稍異

許行章

此章許行是亂滕者故於滕連及之許行之說明攻孟子無野  
人莫養君子之說 一廛舊謂許行所請是國中左右三區之  
廛然既願為氓則即照遂人職之田里安氓一如上地夫一廛  
中地夫一廛下地夫一廛田萊並授亦何不可庶使言神農教  
者即從事於耕也 八年於外通鑑以堯七十二載使禹平水  
土八十載禹治水成功為八年至路史註謂特記過門不入之  
年而已非謂其成功也若史記謂居外十三年是因書作十有

三載乃同句而誤衍之耳三過其門解按堯八十一載封禹於有夏夏今平陽府夏縣既封則家在有夏卽未封以前當亦在平陽也 司徒教人倫此與學校之教不同蓋成均所教秀民而已土地人民皆隸於司徒而親民之吏屬焉必地官掌教乃能盡天下而無一人之不教教之大旨無非作其忠敬之心親遜之誼故曰教人倫按周禮司徒掌邦教凡州長至比長各職事無事非教則周制然而唐虞想亦有然也 舜舉禹臯解說者以上文不言臯陶而此言臯是臯以刑弼教可以補所不及此特以該治之始終云爾然吳越春秋云禹父鯀治水無功被殛禹降在匹庶則舉禹實在舜又論語樊遲問仁章子夏固言

舜之選於衆舉臯陶矣則舉臯亦在舜若稷契據世本及帝王世紀謂皆嚳子則天子昆弟久應在廷遑俟舜舉耶至益爲臯子則益可統於臯也故但言舉禹臯陶 門人解歐陽子曰受業者爲弟子受業於弟子爲門人故曝書亭集以一貫章之門人爲曾子弟子由瑟章之門人爲子路弟子顏淵死章之門人爲顏子弟子而此章之門人爲子貢弟子似矣第據此說恐互鄉章之門人無所屬 子貢之歸按子貢是衛人固當歸子夏亦衛人後世地志屬之衛輝然安知非開州之衛孔疏於檀弓載設教西河節註爲魏人要是其設教處故今地志載入汾州流寓子張陳人史記故云子張居陳子張子申祥鄭康成以爲



周秦之聲呼顓孫與申相近則陳與周相近耳子游吳人則今常蘇兩府也要之此三人皆當歸者若曾子有若則皆魯人也

欲事有若按史記載有若少孔子十三歲子夏少孔子四十

四歲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曾子少孔

子四十六歲則是時有若年已六十而三子與曾子年方壯本

可以少事長故三子以疆曾子也三子以齒敘當如公孫丑篇作子夏子游子張今又參錯

豈以欲事有若為敘次耶戎狄是膺二句四書釋地謂齊桓伐楚及戎難

成周魯於齊無役不從皆當有僖公在內云云此以註明為僖

公事而仍如註斷章取義之說也引詩下當補清僖公周公之

孫句方得至四書考異謂此詩四章是頌周公五章六章是頌

魯公伯禽故荆舒二語實是確指周公孟子必自聖門授受師

說不得以漢人箋疏之訛反疑孟子也按此說殆本之季彭山

而更覺疏通詩經體格當不盡如綿如公劉俱是連章挨敘則

謂補頌周公魯公似亦詩旨第如此則節首當補出周公字至

公為天子將當言王師王旅而言公車公徒此豈周禮巾車政

令統言公車故詩亦云爾耶惟以魯侯之功魯侯是若為指伯

禽則似與魯侯燕喜句又指僖公為稍無別耳

墨者章

墨者夷之書法與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句相似自屬類記豈

皆以闕異端與胡炳文曰許行並耕之說是欲以其君下同於

庶民墨子兼愛之說是欲以其親泛同於衆人此說亦見兩章連類之旨特不知夷之與滕有交涉否耳

### 陳代四章

此篇前四章是梁後四章是宋其首篇先梁後齊滕而前篇先齊此又先滕而後梁者以首篇是記先後見諸侯王次第而齊是孟子所臣者滕則又孟子所欲有爲者至梁則不仕宋則不見故篇次又如此 首篇梁惠王五章是與王言者此四章又雜記在梁事此章乃是孟子見而不仕之故章內言枉道在見之後在見之外非卽以見爲枉道也陳代意以不見諸侯原是小節今旣一見之矣此句卽指見王言旣見則當可霸王而仍

落落不偶者或者不知所變通乎故以且字另提而以枉尺直尋諷也孟子則以不見原非小節豈可不待其招而往言外卽以明已於梁王亦是因其招賢所以可見也至所云枉尺直尋則大不可故亦以且夫提起而決言之王良一節明是可以見而不可枉影子如但言必不可見則當引沈淵洗耳閉門踰垣等作例何必述王良之與乘若近若遠者乎下節結出不枉道從彼此孟子所以雖一見而仍不輕仕也從字較見字爲細一見不可卽謂爲從若竟以見爲枉道從彼則孟子固云不待其招而往非云招亦不可往也卽如梁惠王固招而往矣何嘗以一見卽爲枉道哉

按姚牧庵論許魯齋云建元以來十被召旨未嘗不起然卒不肯枉尺直尋而去則固分

起與枉尺直尋作兩事看竊以孟子言不見諸侯者三章此章合下兩章觀

之是為魏公孫丑問章是為宋萬章問章殆以有諸侯來召而

不往者而發各有意指必不相蒙此處車乘蓋與尋常不同

江慎修周禮疑義考工記車制謂兵車乘車三人故輿廣而輪

高田車惟射御二人故輿可狹輪可卑馬可低詩謂之輪車亦

因逐獸欲輕捷也輪卑故以田馬配之云云按此處所以有射

御而無右然周禮戎右亦兼田右豈天子田車亦有右耶

景春章

此章亦是孟子在梁適儀衍為相故景春侈言以諷也儀衍須

就惠王襄王時說陳新安謂二人皆破六國之從以為橫者實

不盡然按張儀固言橫而公孫衍似亦為秦然嘗為約長佩五

國印當分晰言之考公孫在秦為犀首史記表顯王三十六年

秦惠文以犀首為大良造通鑑顯王三十七年秦使犀首欺齊

魏與共伐趙似犀首固為秦矣然其後實在魏國策載魏相張

儀犀首弗利因謂韓公叔以張儀已合秦魏而使委為衍功公

叔委之因相魏國策屬襄王實惠王後元十三年事又載陳軫見犀首請移天下

之事於公于是燕噲趙武靈齊宣楚懷皆以事屬之犀首遂主天

下之事復相魏姚氏國策註復者言得四國復相魏也國策屬哀王實

襄王元年史記犀首入相秦嘗觀此知所言佩五國印當即指此佩五國印為約長按

年事史是分言之非相秦而又佩五國印也約長原以約從之長言李錯尚史亦謂佩五國印即陳軫所謀史并而合之誤襄

王元年五國擊秦正犀首主天下事時則卽衍主兵可知也史按

記楚世家有蘇秦約從之說然史記多取國策而楚策言五國約而攻秦楚懷王爲約長並不言蘇秦計五國擊秦時在慎觀三年則蘇秦久已爲人刺死于齊矣烏得尙則衍此時固主從約從哉則史記實誤要當屬之公孫衍耳

至張儀以蘇秦激之入相秦魏惠後元五年儀相魏實以爲秦

故說魏入河西於秦魏惠後元十二年儀相秦又相魏說魏事

秦不聽秦怒伐之國策註魏惠後元十三年張儀免相以公孫

衍代相解題云衍傳稱衍相魏儀去魏則不然儀慚無以歸報

留魏魏惠卒襄二年始去魏然則孟子之魏在惠襄時衍正相

魏儀亦免相留魏故景春重稱之耶其先行於儀者又豈不以

衍更現爲相耶其一怒事則儀之與公子華圍魏取蒲陽顯王四十

一行之與田盼伐趙顯王三十七年皆在慎觀王三年前若商於欺楚

則赧王元年事義渠龔秦則卽慎觀三年事不容入景春此時

口氣中也至通鑑次孟子論張儀非丈夫於赧王五年儀死後

者似未審當日情事也又何怪文選註枚叔七發之景春佐酒

而謂爲學縱橫之術是孟子時人者耶 張儀以梁襄王九年

卒赧王五年也公孫衍則赧王二十二年秦敗魏伊闕時國策

載公孫衍割地講秦此去顯王三十六年爲大良造時共四十

二年使衍壽六七十罔可及之而大事記赧王八年書秦逐公

孫衍韓非子載魏王誅犀首豈衍去秦後卒爲魏所殺耶不可

考矣

周霄章

此章亦以孟子在魏不仕而問也國策魏文子田需周霄相善

欲罪犀首犀首勸魏王相文子以倍田需周霄按策犀首東見田嬰與之約結

召文子而相之註田文為相在襄王時非奔魏相昭王事然則霄結文傾衍時與孟子相際

故宜以仕問 論儀衍是游梁時事如惠三十五年則儀未入

秦衍未相魏且併亦無周霄等人矣故之梁當在改元末年

夫人蠶纁註三宮世婦句未晰祭義公桑兼天子諸侯言蓋天

子之妻后下為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周官天官序官九嬪

註鄭氏謂經不列三夫人者夫人之於后猶三公之於王論婦

禮無官職要之后下有三夫人明矣而后亦可謂之夫人則如

周宣王之稱姜后曰夫人是也故以天子言則謂夫人副禕受

之夫人纁三盆手者此夫人即后也布於三宮夫人者即三夫

人也若諸侯亦稱夫人則無三宮但有世婦其謂三宮半王后

者非也服以祀先王先公者先王以天子言先公以諸侯言其

謂諸侯助祭天子故言先王者亦非也孔穎達謂諸侯夫人惟

一人云世婦之吉者雜互天子言之此似謂諸侯無世婦然曲

禮諸侯不名世婦孔疏又謂世婦是兩媵次於夫人而貴於諸

妾者則諸侯亦有世婦按天子世婦則玉藻命於奠繭節

御案謂有本先君宮人而為世婦者有從女御之賢而加命者此

內世婦之命於奠繭者也若卿大夫之妻為世外婦則視其夫

之爵以爲差亦必莫爾而命也云云遵此則諸侯亦當有先君  
宮人及卿大夫妻似亦未必不兼內外世婦也

### 彭更章

此彭更激孟子以仕不是直以爲泰也亦應是在魏時蓋由三  
章連類記來殆因孟子不枉道不仕故以無事諷耳

### 宋小國四章

此章合下三章皆敘在宋事可補第二篇陳臻章言在宋所未  
及其之宋在赧王二年已見按宋君偃以顯王四十一年攻兄  
剔成出奔而自立立十一年當慎靚三年稱王此章言將行王  
政四書釋地欲卽以稱王事當之說固有據特慎靚三年孟子

猶未之宋至赧王二年則已逾稱王時矣又非可云將行豈此  
章問答在前又因孟子之宋而類敘之與竊此問是萬章固與  
公孫丑之問不見諸侯者非一同在宋時事至註引取齊楚魏  
之兵此在赧王二十九年於此時言之實是太早 齊楚伐宋  
事實無考如國策載齊攻宋拔五城而荆救不至此事本不隸  
年鮑註以屬剔成固妄而亦難斷爲卽是此伐宋也若宋存標  
國策本論謂宋不列於七雄而齊攻之急者以淮北之地據江  
淮之間而彭城敖倉粟富兵強齊得宋則旣併淮北漸以窺淮  
南而中包三晉直接楚之右壤云云然則楚得宋亦猶是矣此  
要爲當日齊楚伐宋之形勢 萬章疑宋雖行王政亦不足恃

故以見伐爲慮孟子舉湯武乃以征字換過伐字而總歸到能  
行王政上見得能行王政則不慮人之伐而直可以征人然仁  
政自有大本在故直斥曰不行

### 戴不勝章

此章則是適宋而與宋臣言矣偃有桀宋之號或其後則然而  
其始猶不至是也故曰欲善莊嶽日知錄謂莊街名嶽里名左  
陳無字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慶封反陳于嶽是也

### 公孫五章

前後章皆言宋此似以孟子在宋不見宋王而發孟子四考謂  
王就見無聞孟子亦卒不往周氏屬宋王講洵爲卓見孟子對

以古不爲臣原是不見但如段干泄柳則亦已甚假如陽貨之  
先來加禮則孔子且見之矣若彼不求見而我去見之則脅肩  
諂笑未同而言不且爲曾子子路所竊笑哉此雖不明說宋王  
而當日情事自可想見所以書中無與宋王言論事陳善新語  
曰孟子不見諸侯而見梁惠王學者至今疑之經義考載譚貞  
默謂不見諸侯是四十以前居魯教授弟子時事非在梁齊閒  
語也又分本國不見他國則見按此說非是蓋孟子不見特不  
欲曳裾干謁耳若以禮聘則固可見其不見者卽四十以後亦  
然如在宋蓋亦不見故此章所言迫斯可以見先豈得不見卽  
見之義所言不爲臣不見君子之所養卽不見之義至四十以

前之事直不待言 陽貨稱大夫毛西河謂季氏家臣原稱大  
 夫引崔靈恩大國命卿司徒下有大夫二人曰小宰曰小司徒  
 見季氏為司徒而陽貨在小宰小司徒之列最為精鑿 按 邑宰  
 稱大夫春秋時如郕邑大夫鄆邑大夫孔子父鄆邑大夫至孟  
 子則平陸大夫王驩蓋大夫更可互証至家臣為大夫則檀弓  
 陳子車之妻與家大夫謀季康子欲伐邾問之諸大夫季氏之  
 臣申豐杜氏說為屬大夫則家之有大夫明矣故公叔文子之  
 臣大夫僕是家大夫 脅肩漢書吳王濞傳脅肩繫足師古曰  
 脅翕也謂歛之也則非竦義  
 戴盈之章

孫疏謂戴盈之即戴不勝此非必有據當亦揣測之辭耳 什  
 一註井田之法 按 孟子在滕言井地在之宋後蓋亦有不井授  
 而什一者盈之是約畧言之非必謂將行井田

好辯章

此章好辯謂與楊墨辯也墨翟宋大夫則其教必行於宋孟子  
 在宋固當與之辯所謂外人豈即宋言之耶其云不歸楊則歸  
 墨明側重墨一邊也四書考異謂楊以放蕩禮法縱恣情慾為  
 宗豈尚有與我儒相似處若墨子妄自尊大儼與聖門各豎旗  
 鼓肆為非儒之說抵觸聖人當時惑者遂以孔墨並稱則墨翟  
 實異端之渠魁矣云云然則宜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也而



孟子闢之殆有先墨於楊者耶班固藝文志墨家者流蓋出於

禹見清廟茅屋是以貴儉見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及蔽者為

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義推兼愛之義而不別親疎按孟子責之在兼愛蓋即

釋氏冤親平等楊子宗黃老清淨之旨觀其言謂獨往獨來獨

出獨入孰能碍之此是為我至云舜禹周孔生無一日之歡不

如桀紂及時為樂此蓋為我太甚激而為適已自足之辭也按

子責之在為我只謂其至其世次則中庸序所言異端指老莊

山林枯槁脫屣塵世意

列楊墨老子與孔子同時莊子與孟子同時列子則柳宗元據

所言鄭殺其相駟子楊句証為鄭繻公二十四年當魯穆公十

年則列子與子思同時列子載楊朱數條內有見梁王之文則

楊子固在威烈王二十三年命魏為侯之後矣國策載墨子與

公輸盤論攻宋事係在景公按景公元年為魯昭公二十六年

故後人有墨子並孔子之說然本篇未指實景公而策內如求

講於秦篇已言蘇秦而亦屬景公可知是誤蓋鮑註以策有大

尹遂附會左傳大尹立啟事謬以景公標目耳實則非有確據

也索隱以墨子言文子謂文子是曾子弟子而証為在七十子

後今更以墨子楚越戰於江公輸作鈞強証之如其在春秋年

閒越豈得與楚戰此當據吳越春秋所載句踐四傳而及無疆

及史記越王無疆西伐楚之文可見是已及戰國而後越與楚

戰公輸乃為之作戰具也然則輸攻墨守亦必戰國時或不過

剔成之先耳而墨子自當如漢書註謂在孔子後蓋楊墨是先於孟子至孟子時尤熾云爾 孟子此章言三聖是臣道一邊所以自況也不重堯武王與歷敘羣聖者異又此斥楊墨爲禽獸故章內龍蛇鳥獸害人禽獸至虎豹犀象等字皆以作引至弑父弑君則人亦禽獸矣下乃於無父無君痛喝之欲其不爲禽獸也 伐奄或謂指周公相成王事者非也蓋從相武王說下中間忽插入相成王事語意難貫毛西河謂周公伐奄有三引多方本文至於再至於三舊註再畔三畔爲証謂其一是相武王之時孟子所言者是也蓋相武之伐奄雖他經書無考而孟子即可爲據當時助紂爲虐惟奄爲最則誅紂時定當先會

伐奄據此則伐奄與誅紂爲一時事庶與孟子文法爲一貫至

三年討其君趙註謂武王伐紂至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後三年此以解誅紂三年耳豈伐奄卽統入誅紂而亦言三年耶至討其君謂討奄君然討其罪猶未誅殺若後之伐奄入奄則直誅之矣 按後之伐奄亦是三年考周公居東東征據竹書載成

王元年周文公出居於東二年天大雷電以風王迎公於郊以歸遂伐殷三年滅殷遂伐奄四年統王師伐淮夷遂入奄五年春以奄地封伯禽爲魯侯然則居東二年是由元年春以及二年秋征東三年卽由二年秋以至四年春訖事總計居東東征首尾不過三年有零而已而伐奄入奄亦總在征東三年內也

至封魯在五年必奄滅而後魯可封凡謂武王封魯及成王元年之魯者非也若毛氏以伐奄又有二謂一是周公攝政初年伐奄多士所云是也謂一是周公居洛後又伐奄多方所云是也今觀多方曰王來自奄多士曰昔王來自奄則奄滅而王行巡狩之事多方當在多士之前今倒其篇次耳不得又分爲二孔子懼節註以托南面之權爲罪我謹按春秋隱元年傳

御案孟子言春秋天子之事蓋謂春秋本諸侯之史其時史體乖舛夫子因而修之其名秩則一裁以武成班爵之舊其行事則一律以周公制禮之初故曰天子之事者猶曰天子之史云爾說者不察以爲夫子行南面之權則近于夸云云遵此則註說非是又知我言良臣順子以我宜作春秋也罪我言賊黨逆裔以我不宜作春秋欲以是罪我也不作孔子自認罪過解

### 陳仲子章

此章因上章論楊墨之無父無君而類及無母無兄者耳此亦齊人而不附於梁惠公孫者以首二篇所記皆關涉國事此則專論一人故當次於辯楊墨之後爾陳仲子卽國策載趙威后所問之於陵仲子鮑註謂與孟子所稱者已七八十年此又一人者誤趙威后用事祇在趙孝成王元年至二年卽卒當赧王五十年五十一年距孟子在赧王初年時不遠可見非有兩仲子且孟子所云尙是其少年事想晚年尤怪僻耳又威后問其

尚存何必不先時已卒耶 盜跖秦大盜也李奇註云爾莊周以爲柳下惠之弟師古曰蓋寓言也焦袁熹四書說云跖是秦盜秦魯相去遠又惠爲展氏之季跖非其弟可知則師古寓言之說爲確今人皆沿莊周語於柳下無損然非事實也

姪 曰贊陸襄校字



